

朱貞木著

武俠  
七篇

煉  
魂  
谷



朱貞木著

武俠  
長篇  
煉魂谷

元昌印書館出版

---

---

有 所 權 版
---------

印 翻 准 不
---------

著 作 者 朱 貞 木

出 版 者 元 昌 印 書 館

發 行 人 張 大 椿

發 行 所 元 昌 印 書 館

上海山東中路中僑坊二〇二號  
電 話 九 三 六 八 〇 號

民國三十八年三月第一版

---

---

· 說 小 篇 長 俠 武 ·

# 煉 魂 谷

## 目 次

第一回 柳花娘的空歡喜……………一

第二回 毒弩一點紅……………一九

第三回 煉魂谷的銀光……………四五

第四回 四角戀愛……………六八

# 武俠 七篇 煉魂吞

朱貞木著

## 第一回 柳花娘的空歡喜

上文飛天神龍集內說到崔仁虎志精一回往柳花娘公館營救崔永福父子時，仁虎誤中飛刀被擒，精一不  
及援救，匆匆逃出柳花娘公館，一路上別提多末難受，回到羊樓，因鴨關磯較近，便一口氣跑回崔家，時  
天將黎明，鄉間路上行人甚少，精一放開脚步一陣狂奔，剛進崔家後村，寂靜中忽聽迎面遠遠地吹到一陣  
馬蹄聲，這當然不是追趕自己的，但心中頗覺奇怪，不由放緩了脚步，想看來者些什末人。村壩間見從  
一帶樹林傍如飛跑出七八匹快馬來，越來越近，矇矓矓色中看去。當頭一匹馬上，坐着一個紅巾包頭的長  
毛，緊跟着第二匹却是一頭黑驢兒，驢背上駝了一個紫絹裹頭，肩披黑色斗篷的女子，裏面露出一些大紅  
緊身襖褲，足登一雙綠皮鳳頭小蠻靴，後邊又是一連串五匹大馬。精一見這位女子，心有所觸，也顧不得  
再看後面，便在路上立定，那女子也早已望見道旁站立一個男子，一身黑色緊身衣褲，倒提一柄寶劍，側  
肩窄背，一望便曉得是個夜行人。不由放緩了手中轡頭，一雙俏眼緊盯着精一全身，走到臨近，似有欲語  
的神氣。精一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仁虎所說的那個李三姑來，但又不敢冒昧相喚，直着眼想招呼又不敢招  
呼。那女子眼珠一轉，向前後的長毛喝了一句「等等，」當即向精一含笑問道：「借問一聲，從此處到崔  
仁虎家該怎末走？」要知這女子正是李三姑，前面領路的長毛，便是前日到崔家去打聽崔仁虎的那個人，

到崔家路徑她們早已認識，何以此刻李三姑又向精一問起路程來呢？這正是她懷疑精一這身服裝，和在這般時候提劍獨行的情形甚爲可疑，因不見仁虎在一起，心中益發要問，但驟然以此相詢，萬不是崔家人，豈不冒失，所以以問路爲由，精一聞言，自然猜到她，便不是李三姑，也應是李三姑派來的，忙欠身笑答道：「尊駕何人，在下便是崔家的友人。」李三姑一聽，早已猜着便是仁虎所說那一個姓志的拳師，忙也笑答道：「我姓李，聞得崔家出了些事故，放心不下，特地趕來探聽個明白，崔仁虎崔二官人呢？」精一忽然長歎一聲說道：「您是李……李頭領嗎？且先請到崔家再細談吧，因爲目前又出了別的變故了。」李三姑一聞此言，既不見仁虎，又看精一神色沮喪，她是何等聰明的人，心中立刻明白了一半，自然急於要知道下文，忙應道：「好，就請您帶路吧。」說着早已躍下驢背，那六個長毛裏面，却有兩個武健少女，這批男女一齊都下了馬，李三姑將驢繩扔給了兩個少女，自己和精一並肩走了三五步，便低聲問道：「志老師，仁虎究竟現在那裏，又出了什麼變故？」精一聽她叫自己志老師，心中頗爲奇怪，既而一想，定是仁虎替自己先報了名，當即欠身道了句「不敢」，隨即又接道：「聽說您先已派人到崔家去過，彼時仁虎與我正避往羊樓，因柳花娘定要仁虎回去，所以將他父兄押在公館，以爲交換，這一節大約您已知道。」李三姑點頭道：「這些都已知道，我就爲此事而來，只是您方纔所說又生變故，究竟是什麼變故？仁虎是否還在羊樓？莫非他的老父有什麼凶險？」精一聞言又歎道：「崔老太爺雖尚未救出，倒還沒甚變故，只是昨晚我和仁虎夜入柳花娘公館，竟遇上一個紫臉和尚動起手來，不料那和尚十分了得，用飛刀將仁虎弟打下房去，竟被他們活捉了去。」他二人本是邊說邊走，精一講到此處，李三姑倏的立定，瞪着一對晶瑩奪

目的眼光，望住精一好半天說不出話來，一會兒纔問道：「您剛纔是不是正從柳花娘那邊出來？」精一覺得自己逃跑，把朋友丟了，實在愧恨非常，忙又連連歎息道：「誰說不是呢？我正慚愧極了。」李三姑倒也並未去安慰他，只淡淡的說道：「這個賊禿便是柳花娘的……」她說到這裏，便不再往下講，只變了話鋒道：「他叫飛刀僧，共有九柄飛刀，果也有些厲害，但仁虎何至爲他所擒呢？」她說着彷彿非常惋惜，此後只是一路默然，不作一聲。到了崔家，志精一叫開大門，請衆人入內。李三姑命四名頭目跟着崔家長工到外面歇息，自己帶了兩名女婢走入內堂，便問崔母，精一告訴她也避到東村去了。李三姑聽了搖頭歎息道：「想不到在我轄境內竟容賤婢如此張狂，鬧得良民不能安居，我真抱愧。」精一聽李三姑講這兩句話時，柳眉劍立銀牙暗挫，十分憤恨。一時慵人送上茶點，李三姑也無心去用，草草的盪嗽了一回，重又誦精一商帶搭救崔家父子之策。李三姑沉吟了一會，纔向精一說道：「柳花娘雖然武藝出衆，但在我手裏也討不了便宜去，飛刀僧那幾手我也知道，都不算什末大事，如今最難的就在我自己不能露面，因爲我們總算是一家，各有境地，就是她在我界內胡鬧，理應稟明洪姑姑處置，不能自相攻殺，所以我的意思，必須請我一位姊妹到此，我只能暗中相助。」精一此時早是黔驢技窮，自然唯命是從，忙答道：「只要您認爲怎末合適，在下無不遵命。」李三姑回頭叫過一名女婢道：「命魏頭目飛馬回到公館，請二姑姑帶了隨身兵器，和我的百寶乾坤袋，立刻趕來，今天日落以前務要趕到，快去！」那女婢奉命而去，李三姑又與精一商量了一會入門動手，何人救人，何人對敵的準備，忽又皺眉道：「飛刀僧所用飛刀有毒無毒二種，仁虎所受的，不知是那一種，如係有毒的，還真有些不好辦呢。」既而她忽自言自語道：「我想這賤

婢決捨不得廢了他的命，就是中了毒刀，她也會解救的。」精一冷眼旁觀，李三姑自聞仁虎被擒，面上顯然十分焦急，這一日間，看她簡直茶飯無心，總是癡癡的坐在那裏，呆望着窗外，時時盼望所請的二姑姑到來；精一也不知道這位二姑姑是哪一個，大覺也是個女長毛兒。天到申酉之間，李三姑不時派人到官道上去探看二姑姑來了沒有，直到落日銜山，纔聽到莊門外一陣人馬喧聲，只見一個長毛頭目馳進來報說二姑姑到了。李三姑聽說，倏的站起，向室外迎去。此時精一本在自己房內，一人悶坐，聽到外面人聲，疑惑是所請的女長毛二姑姑到了，正想自己總算是半個主人，也應出去招待，就走出房來，這時一千人早已進入李三姑住的那間屋內，精一因她們都是女流，自己不便貿然進去，所以只在院子裏站着，李三姑與來的二姑姑尚未說得幾句話，從窗中一眼望見精一站在院裏，當即向傍邊的女婢說道：「快請志老師來，就說二姑姑到了，請來相見。」這裏精一見女婢來請，便恭恭敬敬走進內屋，正要向李三姑說話，猛一抬頭，只見眼前站定一位少女，頭裹藍色素巾，上身穿一件淡青湖縐小緊身，繡着小朵兒紅花，腰繫芙蓉色絲縷，下面酒腿淡青羅褲，外披一口鐘，入屋未久，儘顧說話，尙未脫去，精一與她這一對面，不由呀的一聲，倒退一步，兩眼直盯在這位二姑姑身上。說也可笑，那位二姑姑乍見走進一個少年，一身便服，容色慘澹，一經細看，二人不約而同的叫出一聲奇怪。李三姑正想替二人介紹，忽見二人彷彿對面弄優了似的，心中大爲奇詫，正想開口，只聽二姑姑哇的哭出聲來，同時向前一把抱住崔家的志老師，放聲大哭，此刻志老師也淚流滿面，撫着這位二姑姑的背，淒然無語。李三姑一問原因，原來真真兄妹，別後半年，杳無信息，此時無意相逢，不禁悲從中來。精一居長，真真行二，所以李三姑部下，都稱真真爲二姑



姑，李三姑稱呼慣了，此番並未與精一說二姑姑是何等樣人，而且他雖從仁虎口中得知志精一和崔家的關係，却也不會記住精一的姓名，回巴陵後更不會對真真提起，上次派人尋找仁虎，因為仁虎上有父母，深怕自己的地位直接找他，易招一般村人猜疑，所以想了個說詞，只說找姓志的老師，實是想請志老師出來，替自己和仁虎撮合，這是李三姑的一片苦心，却萬沒料到志老師便是自己好姊妹的哥哥。此時李三姑明白了這層關係，心中反倒高興起來，一來是替她們兄妹團聚快活，二來是自己日後有此路可以利用。當即勸住了真真道：「我真想不到有這巧的事，這可是大喜，可惜今日沒有這個心情，等到崔家老少平安回家以後，我要替你兩位慶賀一下。」真真兄妹忙稱謝不迭，二人又各訴別後之情。精一知道李三姑看待真真情同姊妹，忙又向她道謝，真真又悄悄問起叔父飛天神龍，精一連連搖頭低聲答道：「自從那晚飯後一見，直到今天也不知下落，便是那夜和賊人交手時，也始終沒有見着他老人家的面。真真不由又傷心起來。她三人談了一回往事，天色已漸漸斷黑。

李三姑等當日商定由精一去救崔永福父子，李三姑去救仁虎，如有人攔阻，由真真和帶來的魏真本，姜城兩個頭目敵住，免得耽誤了救人，真真無意中向她笑說道：「您要是救人，不願讓柳花娘知道，不妨改裝一下，您不是常幹的嗎？」李三姑聞言低了頭不作聲，真真不知她何意，也就不再望下說。原來李三姑不願與柳花娘對面，她何嘗想不到改裝，但她的真意還是在火速救出仁虎，免得久留虎口，如果自己一迎敵，勢必將救仁虎這一事，留與別人，實在覺得不放心，所以叫真真等應敵，此刻被真真一提改裝，她又恐真真年輕經驗淺，有些怯陣，敵不住柳花娘和飛刀僧，所以默默的盤算了一會，纔決定依從真真改裝

的話，和真真換了一個職司，就是由真真去救仁虎，自己去應敵，因為她覺得救人容易，應敵較難。一時大家約定，草草用了一些食物，李三姑即從百寶乾坤袋內取出全副改裝之物，躲到內屋穿着整齊，不但身上改了男裝，就連一張僧臉龐兒，也化妝成了一個三十多歲豹頭環眼的一個漢子，只不過個子矮小些而已，她扮完了走到外面，精一見了一怔，李三姑不由哈哈大笑起來，精一聽她笑聲，只纔想起，心中暗暗佩服，便是這一手也就不易了，一時又想到仁虎時常稱讚她性情良善，紀律嚴明，所到之處，秋毫無犯，不由暗暗心折，心說此女真不愧爲巾幗丈夫，可惜走錯了路。不言精一自忖，再說真真和魏姜等俱已準備停當，一行共是五人。一看時光已近酉末戌初，李三姑吩咐其餘人等仍都等候在此，自己同了志精一等四人先後掩出後門，此時月光皎潔，深恐被人撞見生疑，幸而鄉村間夜少人行，五人纔得放開脚步，向臨湘縣城跑去，不到一個時辰，已到城下，精一帶了衆人揀個僻靜處一齊飛身上了城牆，遮遮掩掩的繞到無人之處，纔從馬道下城，仍由精一引路向柳花娘公館而來。

柳花娘自從將仁虎失而復得，自是高興，只可惜不知趣的飛刀僧傷了仁虎的小腿，雖非致命之傷，但刀尖喂毒，忙不迭向飛刀僧要了解藥，將仁虎和寶貝似的抬回房去。親手爲他上藥包裹去了。把一個飛刀僧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心中憤恨，暗罵聲「好娼婦，見了小白臉兒就連命都不要了。」又回想昨夜自己初來時，和柳花娘在密室中唧唧我我；何嘗不恩愛纏綿，鬧得和尚昏頭搭腦，還來不及休息，又被黃鼠狼招呼了去，打了半夜，好容易纔將這小子打倒，誰想竟是替自己找了個對頭來。想到其間，不由站起來一躁脚自言自語道：「不把這小子毀了，真不是人揍的。」說罷恨恨的回桂花廳而去，這一天他發誓也不上

柳花娘那邊去。

柳花娘給仁虎上完了藥，守在傍邊，茶飯無心，一步也捨不得離開他，直到近午，仁虎纔慢慢回醒過來，睜眼一看，自己躺在一間花團錦簇的暖室裏，傍邊坐着柳花娘，笑迷迷的望了自己，他偶一回憶昨夜之事，立即明白已被捉住，重又陷入柳花娘的掌握，他想到父兄不會救出，反又儻了自己，更不知精一如何，心中忿怒，本想跳將起來，可是飛刀的毒性雖解，體力未復，剛斜坐起半個身體，一陣頭暈，重又倒下，柳花娘見了，忙不迭的用手按住道：「你腿上的傷口未收，毒還未盡，千萬動不得。」說此話時，倒也一臉的懇摯之色，并且當即從爐上端過一盞似茶非茶的東西來說道：「這是上好的人參湯，你先喝幾口，可望復元的快些。」說罷端着那盞子等在傍邊，仁虎本待不理，又一想不復元焉能逃走，不如先喝下去，也可早些脫離，便想欠身來飲，柳花娘沒等他動彈，早用一手挽住仁虎脖頸，一手執着盞子，送到他唇邊，讓他緩緩的一口一口呷下去，一盞呷盡，將他輕輕放下，又向他嫣然一笑，低聲說道：「你歇着吧，別胡思亂想的。」仁虎懶得理她，只閉目而睡，柳花娘真有耐性，居然守在傍邊，讓他安息，一句話也不說，一點聲息也沒有，仁虎本打算想一個脫身之策，不料毒去神安，竟自漸漸的睡着了。一覺醒來，雖然精神大振，暗暗試了試體力，還是坐不起身來，看看窗外似乎已是夕陽掛樹，屋裏除了柳花娘外，正有幾名侍婢在點燈上燭，不一時燈獨輝煌，裏外通明。柳花娘見仁虎醒了，一屁股坐到榻上來，一扭腰斜倚在仁虎枕邊，臉對臉的說道：「你放心吧，你的老爺子和你大哥都已請到我公館裏來了，現在頂好的，正用晚飯呢，我已經吩咐縣裏明天一清早先送他兩位回家去，你就放心住在這兒吧，等養好了刀傷，我也

就送你回家，好弟弟，姊姊真疼你，別學你姊姊當冤家啦。」說完笑迷迷的望着仁虎，真有些愛不忍釋，她又似忍無可忍的低下頭去在仁虎頰上吻了一下，仁虎恨不得立刻給她一下重的。柳花娘見他仍是面有不愉之色，也只得一笑走開。

那日飯後更起，衆侍婢伺候盥漱，預備柳花娘安息，柳花娘一揮手命她們退去，自己嬾嬾婷婷將衾枕抱將過來，對着仁虎嫣然一笑，竟將衾枕向仁虎身邊一放，俯下身去笑說道：「好弟弟，你姊姊陪你談談心兒。」仁虎看她那種不堪的神情，心中實在有氣，所恨力不從心，沒法離開她，只好閉上眼裝睡。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迷迷糊糊的覺得一陣窸窣之聲，身邊躺下一個溫軟的身體，同時鼻孔中聞到一陣奇烈的香氣，入鼻沁心，立即有些心神蕩漾，把持不住，正想睜眼看個分明，忽覺嘴唇邊碰上來溫暖芬芳的一塊軟肉，緊緊貼住，猛一睜眼，燈光下柳花娘含笑覆在自己身上，再往下面一看，幾乎嚇得直跳起來，原來柳花娘外衣早已脫去，上身光着兩只藕一般的玉臂，襯着一對圓而且潤的肩頭，當胸掛一只大紅繡花肚兜，肚兜裏隱隱的高聳着一對乳峯，却隨着柳花娘的轉動而顫抖抖，叫人看了已是驚心動魄，再望下面一看，可了不得，只見白靚靚一個圓而且小的肚皮，和下面赤條條兩條大腿，竟一覽無遺，兩腿跨在仁虎腰腹左右，正做了個騎馬勢，仁虎生平何曾見過這等形景，不由吓得手足冰涼，不知所措。柳花娘覺得有趣，雙手圈住仁虎頸頭，一面嘻嘻的笑個不住，仁虎沒法，只有給她個不睬不理，柳花娘似乎情急，將柳腰扭了幾扭，一個又肥又軟的大臀在仁虎腿間揉擦了幾下，嚶嚶一聲，竟向仁虎身上直壓下去，二人正在這生死相搏的關頭，只見窗外一聲響亮：「好不知羞恥的娼婦，還不出來受死。」語聲未了，隨着室內燈

光微微一閃，早就由窗隙中飛進一宗暗器，對準了柳花娘的上身打來，好一個柳花娘果然十分了得，她雖在這樣春情蕩漾，欲仙欲死的緊要關頭，一聞有警，依然能一絲不亂，隨着窗外這一聲叱罵，立即撒手鬆開懷中的崔仁虎，使了個浪裏翻身的招數，赤身向床外這一滾，早已避過了暗器，滾落在床前地上，本想躍窗而出，猛覺自己已是一個裸體美人，究不能見人，嘆的聲吹滅了空中燈火，一點腳躡到隔壁，草草的套上一條褲子，披上一件緊身，然後從容不迫的再掩到床後，打算去取兵器和鏢囊，不料昏暗中看見外房一個女人的黑影，正到床前，似要打算背出仁虎去，又好像還在遲疑，柳花娘一見，真個心頭火起，心想這准是李三姑這娼根來搶奪情人，心中恨極，在黑暗中抄起一柄單刀，一個箭步躍到外房，冷不防向那黑影就是一刀，那黑影本不至於撿這一下，只因她對於怎樣救出仁虎，還在猶豫，便分了神，直等刀風臨近，她纔覺得，要躲已是萬來不及，黑影中只見她和蝴蝶兒似的一個筋斗向地上摔去，跟着這一摔，右手舉寶劍，就地向上一撩，劍光起處，正砸在柳花娘的刀上，只聽噹啷一聲响亮，單刀早被削成兩片。柳花娘這一驚，立即一隱身又躲入祕室後面，另找兵刃去了。再說進來的人正是真真，雖負了救出仁虎的使命，但方纔伏窗而窺，早見到柳花娘那種形狀，不堪入目，雖然怒不可遏，及到房內，對了仁虎畢竟有些觀觀，況且看仁虎中傷尚難行動，勢非背負不可，她與仁虎尚未見過一面，陌陌生生，如何肯去撿他，深悔當時沒讓李三姑來救。如再去喊李三姑來撿吧，時機瞬息即逝，勢不可能，因此進退爲難，她竟猶豫起來，柳花娘利用她的分神，黑暗中想找便宜，誰想單刀被古冶劍掠去了半截，不得不躲到後房另找兵器，偏偏一時再也找不到，又來不及點燈，心中又怕仁虎被人搶走，越着急越摸不到兵刃，還算她機靈，她想

我應當把公館裏上下人等都招呼起來，給她個團團圍困，還怕她飛上天嗎？因此她便先開了後窗，放開嗓子大喊「快來拏賊」。她這一喊，果然外面驚起了公館內上下人等，屋裏却驚醒了真真，一想再顧嫌疑，今晚就要白費氣力了。她一咬牙，便湊到床前低問道：「崔二官人可能行動？」一句話嚇了仁虎一跳；因為他覺得是一個陌生女子，是誰叫她來救自己的呢？但是聞言之下，仍想起身逃走，那知剛一坐起，噯了一聲，重又躺下，真真一見，知道非措不可，也不敢再耽擱，一手將仁虎扶起，自己背向了床，兩腿微彎，蹣了個坐馬勢，低聲道：「請你用手攙住我的肩膀。」仁虎此時逃命要緊，咬着牙扎揸着爬到真真背上，沒法子兩手只一合，抱住了來人肩頭，便已無力再動，真真早就備好一幅白布，反手抖開將牠兜住仁虎的腰臀，白布圍到胸前，牢牢打上一個結兒，然後立直身軀，試了試步，不但並不塌斃，而且行動自如，真真虧柳花娘始終不會找到兵器，所以這大半晌竟無一個人來打擾，這纔由得她二人從從容容的逃了出去。

在柳花娘找到兵刃以後，真真早已背負仁虎，破窗騰身而出，窗外不遠本有魏頭目接應，原意準備替真真換下仁虎，由魏頭目攆了先走，崔永福那邊由精一和姜頭目攆走，剩下真真和李三姑二人斷後，誰知千算萬算，不如老天一算，真真躍出窗外，早見黑影中魏頭目已和一個和尚對上了手，真真攆着人，萬難再去加入，只得偷偷的避着人聲與燈光，逃出公館，還虧她輕工到家，蹤跳快疾，不易被人看破，居然得脫虎口，試想一個未滿二十歲的少女，攆着個壯碩的男子，躡牆越屋，奔走數里之遙，已是萬分不易，到了城下，早已嬌喘吁吁，汗流不止，自覺萬難再走，爲圖省力，悄悄的山馬道上繞出城去，揀了個僻靜的樹林子，暫時休息，不料剛從背上放下仁虎，只聽來路上一聲吆喝，飛也似追下一人，還不容真真看清面

貌，手中一對鐵錘早像雨點似的向真真頭上打下。真真心裏一急，也就拼命迎了上去。

柳花娘聞窗高喊「拿賊」之後，一定神果然找到一對雙刀，立即飛身出房，黑影中向床上一望，早已鳳去台空，柳花娘連連蹬足，痛恨萬分，一看窗口洞開，想必尚未走遠，只有追趕，於是一咬牙嚙身出屋，向前一望，只見自己部下，三五成羣，舉着火把，在那裏瞎曬，敵人却一個不見，心中火起，立即命衆人四下分頭抄拿，說話間似聞遠遠有呼喝之聲，她循聲趕去，纔知聲在牆外，忙又越過花牆，這是公館內一座花園，夜晚無人入內，柳花娘從牆上向下一看，只見東邊草坪上有兩個人正在廝殺，一個正是飛刀僧，那一人瘦小身材，穿着夜行衣褲手舞一根軟兵器，行動如飛，異常矯健，再一看傍邊地上還躺着一個人，月光下一時看不清是敵是我，柳花娘一聲嬌叱道：「飛刀大師不必着忙，我來幫你拏賊。一一語未畢，早已飛身到了兩人之間，斜刺裏擺雙刀向那瘦小的敵手下三路直捲進去，其勢既猛且疾。誰知敵人毫不在意，縱跳飛躍之間，應付裕如，這裏飛刀僧本覺得自己戰不下敵人，柳花娘一到，心中一喜，氣力大增，立即一緊手中撲刀，向敵人迎面砍去，敵人側身避過這一刀，未及回手，柳花娘的雙刀早又一上一下，分兩路橫掃到了腰腿間，敵人陡使了個平地拔葱，一躍七八尺高，越過了二人背後，說時遲那時快，大撒手掄起手中軟鞭，呼的一聲，向飛刀僧後背砸去，飛刀僧不及回頭，聞聲就知道一下力逾千觔，忙不迭一伏身，那一鞭便如飛龍般唰的聲從和尚脊梁上飛了過去，只差着兩寸就砸上了。柳花娘一見，也吃了一驚，乘她這一分神，敵人的軟鞭又從上而下，掃到了她的腳踝上，柳花娘忙不迭縱身一跳，讓過這一鞭，不料她雙足剛剛落地，軟鞭倏地又蕩了回來，這一來一往，快而且勁，兩膀膂力如沒有數百斤勁頭

兒，真休想舞的那末自如。柳花娘一見，可真急了，這一會竟把她幼年跑馬解的玩意兒抖了出來，她一個雲裏翻的筋斗從鞭光裏翻了出去。那敵人以為這一鞭一定打個正着，及見柳花娘竟糊裏糊塗翻了開去，雖然躲過一鞭，畢竟不值內家一笑，這算是偶然微倖，不由忘了形，哈哈一笑說道：「好個賣解的招數。」一句話出口，柳花娘竟覺得耳音甚熟，分明是李三姑的語聲，不過眼前明明是個男子，不免有些狐疑，那敵人呢？一時大意，吐出口音，悔之不及，從此捫頭毒打，再不開口了。這敵人是誰？正是改裝的李三姑，此時飛刀僧柳花娘雙戰李三姑不下，李三姑本早想脫身，口因方纔魏頭目和飛刀僧交手，魏頭目自然抵敵不過，就慢慢退到花園裏面，飛刀僧就用刀將他打倒，此時已受傷倒地，自己恰好趕到，和飛刀僧打上，明知仁虎等已離虎口，自己也以走爲上策，無奈魏頭目躺在地下，自己勻不出時間去救走他，不得不戰敗飛刀僧，再救走魏頭目，偏偏又來了個柳花娘，兩打一李三姑雖不懼怯，但是要想救回魏頭目，却更覺爲難。她正一而交手，一面計劃，只見飛刀僧忽將撲刀交入左手，李三姑立即知道他要放飛刀，却故作不知，等他發來，飛刀僧左手一遞手中刀，李三姑縱身避過，就在這個空間，只見飛刀僧右手一揚，三點寒光，分上中下三路飛來，李三姑見他第一手便是三刀，知他自知已臨大敵，否則尙不肯輕易出手，表面上滿不在意，實際上愈加小心，望着飛刀，身臨切近，陡的一挫身，整個身軀幾乎貼到地面，於是上中兩路飛刀都已落空，只有下路飛刀，正好要中在身上，可是李三姑挫身之勢原係向右漏出，跟着這一漏，左手持鞭把，右手握鞭腰，和摔流星似的摔出去，那鞭頭上的鋼尖兒正好橫砸在從對面下路飛來的那柄刀上，只聽鏗的一聲，接着又是鈞鏘鏘刀落石上，算是讓過了第一手，飛刀僧果然厲害，決不讓李三姑站起



身來，他右手一揚，第二次三柄飛刀早又脫手而出，這一次却是兩刀在前，一刀在後，前兩刀平砍敵人胸前，後一刀却是由斜刺裏飛來，他是準備敵人躲閃前兩刀而閃避時，第三刀正好碰上。偏偏李三姑却識得他的技倆，陡的一個平地拔葱身體向上躍去一丈餘高，先避過了前二刀，然後在空中一季雙腿，斜揮手中鞭，鏘的一聲，又將第三刀從斜刺裏擊落在地。李三姑剛剛從上面落下地來，飛刀俯的第三手却又飛到，他是練就的專門手法，決不容敵人有喘息的時間，偏遇李三姑滿不在乎，一見他第三次發刀，知道他這是最厲害的一手，雙足尚未落地，早有準備，當她一鞭將後一刀掃去時，早已望見對面飛刀俯又一撒手，立刻三點寒光分左右三路直奔自己，比先前兩手又快又急，左路的刀先到，如果你向右閃避躲過第一刀，却正好碰上由右路飛來的第二刀，最難躲的是第三刀，因為她雖向中路而來，並非走的直線，發出時看去像是必向倂飛，到了切近，却會陡的轉了方向，這因刀尾上配有一個小輪子，發刀時使用指法，使那輪子吃着風力竟能左右上下，隨心所欲。李三姑當第一刀自左來時，並不閃避，只一揮手中鞭將刀撥落，身體端立未動，所以第二刀便毫無目標的從她身右過去，落在地上，李三姑連正眼也不會去看她，這第三刀的溜溜從正中飛來，李三姑仍是端立不動，看牠有什麼變動，那知這柄刀離敵人五六尺的地方，忽然向上直立起來，李三姑正自奇怪，不料刀頭向前一指，斜飛起來，從直徑三四尺，高度七八尺距離的上空，呼的一聲直臨李三姑頭頂砍下。因牠是個落勢，所以比前進更速，李三姑嚇了一跳，也來不及閃避，只有一蹶脚斜飛出去三五尺，雖然也躲過這刀，可是她的紫色頭巾後面飄下來那幅網子，早被飛刀削去了一片。李三姑一見飛刀並未能傷自己，胆子一壯，立刻又舞開了軟鞭，直向他二人掃去，本來柳花娘早想得機會

下李三姑的手，因飛刀厲害，連自己也不敢上前，怕的是誤碰誤撞撞上了。見飛刀不能傷她，飛刀僧和柳花娘都有些急了，自然一齊圍攻起來，此時早已驚動了全公館的人們，大家明火持杖，都來湊熱鬧，李三姑雖然不把這些人放在心上，但是人衆我寡，究不是事，只爲不願將魏頭目一人丟下，所以戀戰，此刻一看實在沒法救回魏頭目，精一真真又皆不見影兒，大暈都已得手而走，自己也只好連連向柳花娘緊揮幾鞭，以圖脫身，柳花娘見鞭勢太猛，縱身避過，就乘這一點空隙，李三姑畢竟是一等能手，立即虛撒招，一個「飛燕穿雲」，並不借着任何力量，平空向二丈來的高牆上躡了上去，回頭見飛刀僧追到牆下，正要上躡，李三姑那容得他上來，喝聲「着」。一揮軟鞭，照着下面砸了下去。這一手打人是假，脫身是真，乘着飛刀僧側身躲避之時，早已翻出牆外，足下一使勁，嗖嗖真如弩箭離弦般早向黑暗街市中跑去，不到幾句話的工夫，早就去得無影無踪。

飛刀僧和柳花娘二人追了一陣，連敵人影兒也瞧不見，也知道敵人身法太快，憑自己也難趕上，只好回到公館，派人到縣裏報警，請縣裏在城門口加緊防範。但是等到這樣就攔下來，真真和精一等等早就各人帶了崔家父子三人逃出城去了。原來精一和李三姑等一行人入了公館，自己帶了姜頭目去救永福父子，可是崔永福父子究在何處寄押，一時不易得知，精一等等容易在僻靜所在逮住一個更夫，問明之後，將更夫綁了，丟在亂柴堆裏，然後找到他父子囚身的屋外一看，只是兩間平房，門外立着一個小長毛，跨着腰刀，捧着矛子正在打盹，算是在那裏守衛，門却反鎖着。精一一見這種局面，心中大喜，悄悄掩到那個小長毛身後，二指在他臉間點了一下活啞穴，那人撲地便倒。原來啞穴有死活之分，死啞穴不經解救，到了

相當時候便自身死，活啞穴雖不經解救，到了一定時辰，也會自己醒轉，不過過身疲軟，一時不能行動而已。精一點倒守衛以後，擰去門鎖，命姜頭目在屋外巡風，自己蹀身入屋，屋內父子二人一見精一進來，黑影中互一招呼，聽了聽外面寂靜無聲，當即帶了他父子悄悄走出房門，和姜頭目一齊偷偷掩掩的繞到後門牆邊，精一插上寶劍，一手提著崔永福，飛身上牆，又叫姜頭目提了仁龍也翻到牆外，一看仍是靜悄悄並無一人，心想今天倒也順利，只是崔永福年邁，又受了些驚恐，未免打熬不住，那裏還能急走，仁龍雖還是個少年，但走的太慢，精一怕誤了事，便將永福揹在背上，索性又命姜頭目揹了仁龍，四人向城門跑去，到了城邊，四而一看，並不見真真和李三姑等在此接應，他四人也不敢再等，趕速的從僻靜處翻出城去，躲在一個官道旁的矮樹林子裏，靜靜的等著真真等回來。約莫過了小半時辰，猛聽東面樹林後似有吆喝聲和兵器聲，心中懷疑，忙叫姜頭目護著永福父子，自己悄悄趕到東面樹林邊一看，果見真真和一個長毛正在動手，看長毛身手步法，雖甚矯健，真真似還不致敵他不住，但此刻覺得真真刀法有些散亂，彷彿將已力竭，立時明白真真心因揹着仁虎奔跑乏力所致，忙低叱一聲，提劍飛身撲去，叫聲「真真不必害怕，我來了。」立時用開了武當木門乾坤八卦劍法，嗖嗖一連六七劍，向那長毛砍刺劈剝，直殺得長毛手忙腳亂，他倒也見機，狂吼一聲，用力一揮那柄大砍刀，將精一劍身擋開，回身就跑，真真正在氣力不足之時見精一趕到，立時增了勇氣，長毛回頭一跑，她也沒顧得考慮，嬌叱一聲「那裏走」，立刻飛步追了下去，精一要止住她都來不及出口，她二人一前一後，早就跑出老遠，那長毛却沿着城牆馬道跑了上去，真真追的起勁，也一緊步下，立即趕去，精一不放心，正在放開步追上之時，猛見二人都已上了馬

道，那長毛在一個轉灣地方向真真來處只一揚手，就知他已發出暗器，忙高叫「當心暗器」。他一個器字還未出口，早見真真一個倒栽勦斗直從馬道上翻下城去，再看長毛早已不顧命的逃向城內而去。精一也不顧追賊，忙趕到馬道下一看，見真真正坐在地上，握着一只腿直哼，一口古冶劍早已扔出老遠。精一叫聲「好險」，過去拾起古冶劍，忙走到真真跟前，問道：「怎末樣？還不礙事吧？——看她傷在小腿，並不甚重。原來急忙中中了長毛一鐵鏢，這個長毛名叫混江龍呂傑，也是柳花娘手下一名頭目，他那晚聞聲驚起，遠見真真措了一人急走，他就跟了下來，可是他腿底下慢些，直到真真出城後纔趕上來。他這鐵鏢非常笨重，不易打中人，一打中了倒是真不輕，因真真力疲之後，又經一場急鬥，本已心浮氣粗，又見哥哥一到，心裏一高興，直追下去，竟不會防他發暗器，要在平時，真也打她不着，幸而真真兩腿上裹了一雙李三姑送的牛皮軟包腿，那物用藥製過，看去又薄又輕，却是又滑又韌，所以暗器不易扎入，原是專防暗器襲擊下身的東西，不過此番敵我距離太近，那鏢又長又大，力量太足，居然一下貫穿皮包腿，鏢尖傷及皮肉，真真正跑的起勁，猛聽哥哥一聲暗器，又見那賊一揚左手，心內先自吃驚，一下打中，腿上一疼，又跑在馬道上，所以立身不住，直翻了下來，她這一翻，一半被鏢打下來，也有一半是自己存心借勢翻下來的。此刻見哥哥站在身旁，賊人已然逃走，胆也大了，索性坐在地上，慢慢的拔下鐵鏢，打開包腿一看，小腿迎面骨傍中了一個錢眼大的傷口，精一早從袋內取出刀傷藥給她敷上，包紮好了，正在起立，精一猛見從那邊城垛子上翻落一條黑影，閃眼即逝，異常迅速，喊聲「不好」，忙拉起真真，說了聲「你回去守着仁虎，我去瞧瞧就來。」說罷迎着黑影落處，急奔而去。

真真起立以後，覺得尙能行走，就匆匆跛着足回到樹林邊一看，記得方纔明明將仁虎放在一棵大樹下邊坐着的，此刻樹下竟自空空如也，仁虎早就不知去向。真真這一急真把腿上的創痛都給忘了，但這大一片城郊，又望那裏去找，正自站在林邊出神，猛聽林子後面嘖嘖的一下，似有笑聲，不由立刻回向笑聲來處，凝神細察，但見正是一片密密的樹林，也望不出聲從何來，自己腿上帶傷，林子又太也猛惡，真不敢再冒第二次險了。正在心神不定的當兒，遠遠聽到精一叫着自己名兒，忙應聲迎去，纔一舉步，這見從林子裏發出一件黃澄澄的暗器，直射自己，但是飛的極慢，彷彿小孩子拋皮球似的向自己而門悠悠蕩蕩而來，因牠來得極慢，當然不用躲避，一伸手就將那東西接住一看，不由略一驚奇，立即大悟，隨向林中喊道：「我當是誰呢，得啦，別開頑笑了，出來吧。」一言未了，早從林內閃出一條人影，正是喬裝的李三姑，原來真真手裏接過的暗器，正是李三姑特有的五行神槩。前文早已表過，牠是依照五行生剋專一分打人身三十六個穴道的一件神怪暗器，真真知道只有她一人能用，到了別人手內，縱能發出，那神槩並不銳利，竟不能傷人的。如今一見此物，知道她有心開玩笑，所以喊了起來。當李三姑出了公館，飛身出城，正是真真中鏢之時，精一看見城壕邊的黑影便是她，她一出城就找到了仁虎坐在那棵樹下，遠遠見真真蹣跚走來，她覺得奇怪。因爲仁虎已經搯出，她心中說不出的那種高興，見真真走來，忽然犯起頑皮來，竟來不及和仁虎說話，一伸手將仁虎挾在臂下，倏的隱入樹林，所以真真來時，便不見了仁虎。再說仁虎此時雖已知覺全復，依然四肢軟癱，任人擺佈，他陡見一個瘦小的中年漢子，全身夜行裝束，走到身傍，一語不發，一把將自己挾起，進了樹林，便將自己輕輕的倚在一株大樹下養着。本想叫喚，一想四顧無人，

叫也沒用，如果高聲喊叫，驚動柳花娘的追人，更自不妙，所以一聲不响，且看那漢子如何，他正自留心觀察漢子的舉動，彷彿見林外人影一閃，月光下認識她是今晚從柳花娘公館中救出自己，方纔又和一門長毛動手，奮身追趕的那個陌生女子，又見女子像是看見自己走失，不勝驚訝的神情，還自言自語的說道：「奇怪，他又跑到那裏去了呢？」知道她必爲尋己而來，說也奇怪，自己雖從不認識她是誰，如今却拿她當親人一樣看法，立即想向林外喊出「我在這裏，快來救我」的話，不料還未出口，早被身傍漢子一手捫住自己的嘴，一手向他自己臉上一抹，立刻隨手拉了一個人皮面套，這一來早把個仁虎嚇的喊不出口來，原來面前站的並不是什末中年漢子，竟是那個千嬌百媚的李三姑。李三姑見仁虎已知道自己前來救他，隨向他嫣然一笑，又用手一搖，向他示意不要高聲，轉身便向林邊掩去，始而故發笑聲，既而發出神槩，和真真開這個玩笑，她二人一見面，李三姑就握緊了真真的手說道：「我的好妹妹，今天你真辛苦了，我到家跟您磕頭道謝吧。」說完了一眼看見真真走路有些拐腳，忙問道：「怎末樣子，掛了彩了嗎？」她無意中用上了切口；原來江湖上和部隊裏都以受傷爲掛彩。真真便將方纔情形說了一遍，恰好精一又已趕到，忙問仁虎現在何處，李三姑帶了二人，同進樹林，精一一見了仁虎，忙問他傷勢如何，仁虎匆匆說了一遍，心中只惦着這位救命恩人，忙悄悄向精一問道：「這位姑娘想必是李三姑的姊妹吧？」精一還未及回答，不想李三姑對於仁虎的舉動，十分留心，一聞仁虎問及真真，忙笑道：「倒不是我的姊妹，正是你志老師的令妹志真真志二姑娘呢。」真真聽她和說大書報姓名似的儘鬧貧嘴，却白了她一眼，低聲說道：「你這是高興……」她說出口來，覺得自己的話頗有語病，尤不宜出諸己口，在微笑之下，假作觀看林外，

就要向外走去。此時精一却向仁虎說道：「不錯，正是舍妹，我只顧問你的傷痕，倒忘了介紹。」說着便回頭想叫真真過來拜見，真真剛走到林邊，李三姑心中高興，忙又一陣風似的跑到真真背後，一把拉住她的手，連連說道：「來來來，你哥哥正替你引見呢，你怎末跑了？」邊說邊拉了真真回來，當時精一替兩方一引見，仁虎負傷，只好向真真抱拳致謝，真真未及答言，回了一福，立即避開。可笑她方纔撞着仁虎跑了一大節路，一點也不靦覷，此刻回想在公館窗外望見柳花娘的那種形狀，以及入房後撞着仁虎跑逃的情景，不知怎的，反倒不好意思起來，恨不能躲得遠遠的。隨着一行人走在路上，連個正眼都不敢向仁虎去看。聞文收起，當時又由精一搯了仁虎，李三姑真真隨在後面，走到永福父子藏身之處，會齊了大家一商量，認爲不能回家，只能暫避西村，李三姑命姜頭目速到崔家去吩咐，頭目使婢，立刻也投西村，不可就擱，李三姑分派已畢，目送姜頭目向鳴關磯去訖，然後帶了崔氏父子精一兄妹同奔西村。

## 第二回 毒弩一點紅

飛天神龍自從那一夜間被陸嗣派大力黃能師徒十人圍攻敗走以後，他打量此輩，未能擒獲自己，決不甘心，定有放火燒房之舉，所以次日並未回家，又知他師徒耳目衆多，胡劍秋手黑心毒，一擊不中，必生二計，並不以爲自己當晚脫身，便可無事，所以從此實行夜伏，從未露面。

飛天神龍爲人機智，他早料定此番決敵不過來者，早已備下萬一之計，便是在那晚交手之前，早在身畔放了二三十兩碎銀子，以備萬一之需，果然敗走以後，意欲離鄉遠避，還不至斷絕資斧。他在五天之

後，黑夜裏悄悄回到村裏，打算看看情形究竟如何，不料房舍果已燒爲白地，並且在村子口外，設了暗探，隨時探聽飛天神龍是否回村，足見他們一計不成，尙有二計，幸而飛天神龍武功精純，身形飛快，暗探不會覺察，但如果逗留過久，難免被其發見，寡不敵衆，不如且自退走。從此飛天神龍就變成無家可歸。他此刻心上最惦記的就是精一兄妹，苦在無法打聽，既而一想，好在他二人已是一身武功，雖少些經驗，究竟不至吃甚大虧，事到如今，沒奈何也只得由他。索性離了吉安府，姑往建昌府南豐縣找一客店暫時住將下來，他要慢慢考慮自己應當到那裏去最爲妥當，他雖是武當派的掌門人，但是性喜恬靜，又知收徒不易，所以除去教了精一兄妹一身本領外，其餘只有兩個門人，便是楊晉楊仁鶴二人，前文亦已表過，這二人本身也還收了不少徒弟，因隔了一代，自己也不甚清楚，但想到自己此次所遭，決不是招集門徒所能解決，細細考慮一回，覺得要想解決此事，只有去找師弟闡海神蛟邱乙揆，和獨臂金剛勝超二人商量。

邱乙揆是福建建寧府南平縣人，勝超是浙江金華府義烏縣人，邱乙揆原是南平一個富戶，已往飛天神龍也到南平訪過幾次，此次來訪，二人見面之後，未及稍敘闊別之情，先已提到復仇之事。邱乙揆向志道恆說道：「大力黃能，現掌管嶼峒本門，門下徒子徒孫，何慮百數，我們武當却遠不如他人衆，雖說你我不至懼他，總以小心爲是，小弟之意，擬與師兄先訪勝老弟商量以後，還許再去嵩山叩見師叔祖雲溪上人羅老祖師。求他老人家指示，此仇是否能報？這樣辦比較妥當，不知師兄以爲如何？」飛天神龍素知這位師弟，足智多謀，不但武功獨到，尤其是長於水底工夫，他能入水數十丈，伏底三晝夜，不言不動，故有闡海神蛟之譽。更仗着武當內工，三日不食不飲不眠，毫不飢渴疲倦，卽此一端，也就無人能比。至於勝超



別號北海，世居義烏山鄉，家本務農，不脫鄉農本色，勇猛豪爽，尤其俠腸，少年時曾在遼東一帶，四馬單鞭，保過暗鏢，被仇家埋伏，數十名好手圍攻他一人，左臂中了毒弩，經醫療治，毒已太甚，竟割去左臂，纔保得一命，故有獨臂金剛的雅號，從此不欲再冒大險，只是閉門習武，不問外事，後來又經人引入武當派掌門人萍江一鶴志清照的門下，這志清照就是志道恆的伯父，志清照愛他性直志堅，毫無虛飾，十分器重，因此他得了萍江一鶴許多不傳之祕，便是姪兒志道恆也未得傳授的：就如『一葦渡江』，『單掌攝魂』，和『觀音足』等奇特武功。當時志邱二人商妥以後，邱乙揆因老弟兄別久重逢，很自不易，堅留飛天神龍在南平盤桓數日，好在這不是忙在一時的事，所以飛天神龍也不便故却。匆匆十日過去，二人正要一同起身赴浙，偏偏邱乙揆老母患病起病來，一時不敢遠離，飛天神龍自也勸他暫留，由自己先訪勝超，在勝家等候邱乙揆俟母病稍痊，再行隨後趕來會齊了同赴嵩山。邱乙揆便道：「既是如此，小弟只好暫時失陪，好在家慈並非重症，不過略欠違和，有十天八天的工夫，准能大愈，那時小弟自當提前去浙，免得兄等久候。一飛天神龍自是稱謝。次日一早飛天神龍別了邱乙揆，獨自上路，離了南平，經由建安，直奔浦城，由浦城出浦峯溪經浮蓋山，越二十八都就奔了仙霞嶺。這仙霞嶺是閩浙交界的一個緊要關口，地勢險隘，真有一夫當關，萬軍莫入之勢。飛天神龍自雖建安，因貪看山色，所以沿着建安以北的楊梅嶺，翠巒，北巒，青潭，西峯，白雲，北斗岡，雲峯諸山，迤北慢慢的行去，那地方也是閩北峯巒佳處，時正早春，閩中氣候溫和，一眼望出去，翠黛橫空，白雲飛絮，風景異常清曠，有一天春雨初霽，氣候稍寒，滿山綠茸茸的一片新碧，正是浦城南面的雲峯山麓，峯巒起伏，直伸到浦城地界，飛天神龍就在浦城落了客

店，一打聽從浦城入浙，只須越過浦峯溪，經過二十八都，就是入浙的關隘仙霞嶺，飛天神龍又向店夥問了些路徑風俗，就早早安歇，次晨曉色迷濛中，算清店賬，攜了行囊和隨身兵刃，步出店門，向北行去，一路上曉風撲面，清氣襲人，出了浦城，村舍漸稀少起來，約行十餘里，見前面一帶清溪礙路，遠望去從上流頭下來，曲曲折折，似乎經過許多峯巒。那一泓清泉，淙淙沸沸，異常清冽，而積最廣的地方，也有二丈餘寬，中間聚着大小成堆的山石，上面還長着許多野樹，泉流至此，由瀨窪裏分流成幾脈細泉，白石流沙，都從林石間漸漸向下游流去，曲澗縈迴，自饒雅趣。飛天神龍看着點頭讚賞，心想怪不得人說閩中山水清奇，便是這小小溪山，已足引人入勝，一望溪南半里以外，橫着一坐獨木橋，平疇野渡，真有些個畫意。飛天神龍貪看風景，不由脚下放慢了緩綏行去，將要行近小橋，便聞得一陣清香，冷芳撲鼻，令人神志一爽，到了橋頭向去路上一看，遠遠露出一帶矮樹林子，枝頭上滿堆了紅苞綠萼，晨旭中映成一片耀目的花光，原來是極大一片梅林。飛天神龍竊想不到這條路上有如許好景，不由游興大發，忙走近梅林一看，近觀更比遠望不同，冷森森的一片幽香，順了人的呼吸一陣陣沁入心脾，那一種甜適美妙的意境，真是耐人尋味，無語形容。走進林子裏面，看這大片梅花，正在怒放，彌望清花照眼，足有五七畝方圓，真不愧一個香雪海。飛天神龍徘徊花下，不忍遽去，便揀了一方青毛石，坐在林下，靜靜的玩賞，此時晨曦初上，照得四面一帶梅林，花光閃閃，發出陣陣暖香，不少的野鳥兒，曳着長尾，不住飛翔於香光日影之間，花香鳥語，啾啾成韻，上下飛鳴，好不自在。飛天神龍瞧着這些鳥兒那等幽閒，心中兀自歎羨，覺得人生碌碌，那裏及得這些雀兒自由自在，他正自沈吟觀賞，見林子後面似有一個人影，正在探頭探腦，

飛天神龍心中有事，自然格外留心，正想上前看個明白，忽見那人一手提了一個竹籃，一手握着一個竹柄的長勾，向那邊山脚下緩緩走去。看他穿着一身藍色布棉襖褲，戴了一頂破毡帽，遠遠的雖認不清面貌，看裝束確是一個鄉村間人，也就不會將他放在心上，在林下兀自坐了一回，終爲趕路要緊，就站了起來，慢慢的離了梅林，向着前面山脚下走去。

前面是虎頭山和師山，山勢雖不十分險峻，却也連綿不斷，一望無際，飛天神龍直走到午後申牌時分，這一帶並無人家，也沒法打尖，只在路上草草用了些乾粮充飢，待過了師山，經過南灣，將到深坑地方，已將落日啣山，晚風四起，還是找不到村舍。飛天神龍因早晨貪看梅花，耽誤了行程，所以一時趕不到仙霞鎮，竟無處投宿，他雖一身武藝，不畏風露強暴，但是孤身作客，能找到村舍人家，畢竟總是投宿的好，於是足下一緊，向仙霞關大道奔去，那知在仙霞關和二十八都之南，有一個地名「深坑」，是個僻處浙閩交界的山坑，並無人家，前後左右都是一片崇山深谷，雖離官道不遠，因地處兩省交界，常爲荏苒出沒之所，他們利用那些深邃的幽谷巖巖，作寄身之所。飛天神龍走到日落西山，遙望山脊邊一輪紅日，早已黯沉沉的向山後隱將下去，回看東邊林間，却湧出一輪黃澄澄的月亮來，心中暗忖，轉眼就到黃昏，看去山勢依然綿延不絕，一時還到不了仙霞鎮，說不得今夜只好在山中找一個地方歇足，明日再走。要知此種環境如令常人遇上，當然覺得害怕，飛天神龍身懷絕技，久闖江湖，什末驚險場面都見過，僅僅這些山野夜色，自然不會放在心上，而況閩北一帶，他向未走過，並不知道這一條路上的危險，所以他此時一意思找一個地方安心過宿，並未想到其他意外之事。他東看看西望望，好容易在一條嶺脊的陰處，望

見有一所破廟，從嶺上翻下去，還有半里來路，就在暮色蒼茫中，跑上了嶺脊，依稀辨出一條極窄的樑徑，曲曲折折，走了下去。一到下面，原來是一個深壑，只見四面的山嶺，巍巍然都高踞在這壑的上面，因此將壑底像木桶般的圍成一個深坑，本來天色已晚，一到壑底光綫越發黑暗，而且壑底深草沒脛，雜樹叢生，似乎久無人跡，細一辨認，叢草間似有許多獸糞蹄跡，不用說這竟是一個野獸出沒的所在：在閩粵等地山行，除了遇獸，還須謹防毒蛇，福建山中，幾乎遍地都是蛇蟲，幸而此時未過驚蟄，氣候尚寒，蛇蟲都還蟄伏未出，否則就是毒蛇一項，也就叫人防不勝防。再說飛天神龍在昏暗間向那所破廟走去，到了廟前一看，只曠得半壁頽垣，早已沒了廟門，一座破敗的大殿，赤裸裸的，矗立在昏黃夜色之間，殿前殘磚碎石，堆了一地，兀自從磚石縫裏長出長長的野草，儘在夜風中搖搖擺擺。鸞野兔，一見人影，唰唰的向叢草中亂藏亂躲，飛天神龍一概不去理牠，又望殿上走去，見殿上正面門窗，早已全無，只曠涼涼般的一座屋頂，進殿一看，黑影中模模糊糊也看不清貌的什末神像，黑黢黢一座神龕，已塌了半邊，偏偏還分垂着兩幅又黃又黑的神幔，却是一長一短，斜拖在龕前，神案雖在，只騰了兩條桌腿，倚在神龕上，四圍一望，東牆前面上半截早就塌了，只曠一個斜形的缺口，從牆外透進夜光來。再看屋頂上也露着一個大窟窿，倒像開了天窗，使得殿內無燈自明。飛天神龍一看殿上連個拜墊都沒有，只好拾了一把亂草，在神案前地磚上掃了掃塵土，便一歪身倚了神案的一條桌腿，坐在地上。正想從懷中取出些乾糧來吃，猛聽殿後似有窸窣之聲，心內狐疑，忙將乾糧藏起，起身提著寶劍，向後殿走去。一看後面果然還有一層院落，荒涼更甚前殿，而且後殿房屋，完全倒塌，只曠西配殿一間整房，一門兩窗，竟自完好。飛天神龍練就的目

光，雖在黑夜，也能一樣辨別五色。他一看西配殿那一間未倒的屋子，似乎比較完整，心想此屋倒能住得，正想走進看看，一眼看見門上扣着一把鎖，立即心內一驚，知道這是一間現有人住的屋子，便悄悄掩到窗外向內探看，見屋內彷彿並無床鋪，只有木榻一具，破桌一張，屋角還有一只破椅，桌上却擺了許多書籍和一些筆墨。但無燈火，飛天神龍心下狐疑，暗忖如此荒山絕徑，除了盜賊匪人而外，誰願在這裏住家呢？且看屋外更無炊爨之具，也不像個住家的。心裏一注意這間屋子，就忘了方纔聞聲追視的本意，停了一會，纔想起方纔前殿所聞窸窣之聲，究自何來？自否此屋主人回來呢？一面想着，一面又在內院查勘了一遍，也不過和前邊一樣荒蕪而已，倒還沒有什末異樣，就慢慢走回前殿，仍坐原處，正一伸手拿起方纔未會動用的乾糧口袋，只見口袋下多了一張紙條，心中一怔，立刻取在手內，殿中雖是昏黑，借着屋頂星光還看得出上面有字，飛天神龍心中大駭，掙了紙條，借着月光向紙上一看，影綽綽認出是『今晚留神』四個字，又一細看，似乎墨瀋猶潤，像是剛寫的一般。這一下真把個久闖江湖的飛天神龍看的發楞。心說此人暗地送信，自是好意，但是以自己的能耐，却讓別人將字條送到自己口袋裏來，還不會知道，此人的能耐，又比自己如何呢？他所囑咐的『今晚留神』，究令我留那一方面的神呢？莫非荒山多獸，叫我防備獸襲？又一想不對，如爲防獸，正好露面明講，何必暗遞消息。又想到遞消息的人，究是何人？是否後殿所住之人？還是後殿住着匪人，所以纔叫我留神，那末此人又藏身何處，在何時送來消息？又想他囑咐留神，莫非仇家螻蛄派已經派下人來跟踪至此麼？飛天神龍此時一手捏了紙條，正自默忖前後形跡，忽聽從廟後喇喇飛過一陣鳥聲，直到廟前，接着就聽廟前牆外野樹上嘖嘖嘖的似有宿鳥驚飛覓宿之聲。飛天

神龍立刻心裏加了警誠，知道左近必有多人走來，以至驚起宿鳥。紙條所示『今晚留神』，正是這個意思，此時更不待慢，立即走到前院，四面查看，靜悄悄毫無朕兆，重又回到殿內，仍倚坐在神案之前，一面安心吃着乾粮，一面細細的揣測今晚之遇，暗自提防。

寂靜中時間過去的格外遲緩，看看月到中天，滿屋裏透進月光，照得甚爲明亮，飛天神龍飽餐以後，也就不再移動，就在神案前半坐半倚的靠着休息，閉目養神，彷彿剛閉上眼正有些朦朧之際，忽聞院內似有蕪蕪草動之聲，飛天神龍因爲得了字條的警告，格外留神，一聽得响動，立刻睜眼向殿外望去，似有兩條人影在院中一晃，當即翻身起坐，唰的聲抽出秋鐔劍，却仍蹲伏龜邊暗處，觀察動靜，就在這時，前院人影，竟不再現，正自疑怪，忽覺自己隱身的神龜傍陡然飛過一陣刀風，既勁且疾，直從肩背上下來，飛天神龍一聲斷喝，立平手中劍向身後掃去，接着—擰身換了方向，臉對着神龜望去，黑影中見一人渾身純黑衣服，手持一對虎頭雙鉤，晶瑩奪目，身法更如猿猴一般，十分矯疾，蹤跳時一點聲息都無，果是一個能手。飛天神龍那一劍掃去時，此人一縱身早又閃到飛天神龍身後，一起左手鉤向敵人面門一晃，跟着急遞右手鉤，直向敵人前胸扎去，其勢極快，饒是飛天神龍那等身手，也不敢待慢，忙橫擺手中劍，想去削斷他的右鉤，那人知道這是一柄利劍，不能硬碰，立即掣回右手鉤，使了個撥草尋蛇招數，用左手鉤向敵人下三路一掃，只聽嘩的一聲，飛天神龍雙足騰起，雖然躲過那一鉤，却是所垂玄色萬壽花紋絲條，竟被鉤去半尺有餘。飛天神龍驚怒之餘，心想自己半身闖蕩，縱遇強敵，從未傷及毫髮，今天雖不會被敵砍中，但衣帶竟爲所毀，認爲畢生奇恥，立時動怒，一緊手中寶劍，向着敵人嗖嗖一連三五劍，真如撥風

聖電一般，只擊得來人只有招架的份兒，來人忽然開口喝起彩來道：「名下無虛，果然是武當謫派乾坤八步劍法，好本領。」他一邊亂喊，一邊還招，雖不致手忙腳亂，但也無暇還擊。可是因他這一喊，彷彿其餘隱身左右的敵人，也都被他招呼了出來，一個個躍身而出。只見從殿外跳進二人，一人持單刀，一人持鈎鐮槍，一長一短，一齊地奔飛天神龍而來，飛天神龍一擺手中長劍，撥風也似正敵住三人，忽又從後殿躍出兩個身材短瘦的人來，一聲不響，第一個平遞着一柄短劍，向飛天神龍胸口刺到，第二個跳到飛天神龍身後一擺手中彎劍，窺定隙處，向飛天神龍腰腳兩處，一上一下，分左右掃來，此時飛天神龍也真嚇出去了，一柄劍激住五人，長短七件兵器，兀自從容應付，進退撓避，一絲不亂，便是這幾個敵人，也不禁心裏贊歎。飛天神龍殺了半日，到底還不明白敵人因何在此荒山窮谷間苦苦相逼，又不願向這些人去問，事實上刀槍並舉，真是喘息的工夫都不容得到，那邊有工夫去問這些話，也只好瞎打瞎撞罷了。不過自己付量，平生素無深仇大恨之人，這回多半又是崑崙派的仇人，但細看今晚出現的人物，似乎大力黃能以下諸人，一個未到，真是令人莫測究竟。他一面打着，一面想着，被五個人團團圍住，苦不能脫身，心下暗忖不打發一兩個上路，決走不了。主意拿定，抖擻精神，留心機會，此時一對虎頭鉤上下翻飛直奔自己而來，飛天神龍一劍蕩開虎頭鉤，正要回手刺去，却好那柄鈎鐮槍正戳到腿邊，飛天神龍猛一躡身，並不撓避，却用左手一撈，立將鈎鐮槍握在手中向懷裏一帶，右手寶劍順勢向槍桿上斜削上去，那個使槍敵人，見兵器被人握住，心內正自一驚，劍鋒早已削到手上，哎呀一聲，忙不迭縮手，左手五指早已被劍削去，右手自然也握不住了，一個大撒手，槍與人離，飛天神龍倒捏槍桿，就趁這呼吸之頃，力摔左手，將

鈎鐮槍桿向衆敵人使開了個秋風掃落葉，呼的一聲，只聽拍拍兩聲，因爲這一手實在出其不意，立刻掃中了兩個敵人的腰腿，那兩人雖還不致重傷身死，但是飛天神龍却是將氣力全運到左手臂上纔摔出去的，其勢極猛，其力自大，一個用雙鐮的，和一個使單刀的敵人各人挨了一下重的，使單刀的被打腰部，受傷雖重，還不致跌倒，只倒退了兩步，那用雙鐮的却被掃中腳骨，哎呀一聲，立刻倒下地去。飛天神龍就趁此時機，一個平地拔葱，斜着身體，從殿內而飛到院中，正喜脫身而出，打算向方纔進壑那條曲徑逃去，還未容他起步，早從他身後打來兩點寒光，直奔飛天神龍兩腿，飛天神龍眼望着前面，作夢也想不到殿外還有埋伏，只聽嘩嘩一聲左足腿肚上早中了一支毒弩，立時渾身打了一個冷顫，還想飛身而起，不想就在此時，一陣迷惘，便自栽倒地上。再說殿內五人，三人已經受傷，只贖了持短劍與用虎頭鈎的兩個。飛天神龍飛身出殿，他們知他逃不出去，所以竟不追出，直到飛天神龍受傷倒地，纔一齊躍出，來打死老虎，正想上前一人給他一刀，忽聽屋面上有人止住道：「且慢，這是要活口的。」衆人聽說，就一齊住手，屋面上人也跳下地來，指揮衆人將飛天神龍上了綁，此時除了被飛天神龍削去手指和打傷腰部的二人以外，其餘一人腿骨受傷，此刻尙能掙扎，和未受傷的二人一齊動手將飛天神龍四蹄倒紮了個結實。此時從屋面跳下二人，一人身材短小，和小孩一般，也就是暗放毒弩的人，另一人却是一個老者，彷彿是一個首領，衆人都聽他指揮，他找了一根木棍，穿在飛天神龍手足之間，命衆人扛豬似的扛了起來，又帶了三個受傷的同伴跟在後面，一同向西面谷裏走去。

這一所深壑本是入谷口的一座盆地，從外面山路上望下來，只能看見嶺脊後面有一所深壑，壑底還有



這所破廟，可看不出裏面更有通谷的道路，所以飛天神龍一到嶺脊上，只看見谷底，却看不見另有谷口。此刻一行人抬着飛天神龍從破廟後殿瓦礫堆中翻過後牆，又從一叢荆棘林內鑽了進去，轉過叢樹，纔看見另有一個小小山坡，向下斜傾，一行人順了這條斜徑，一步步向下走去，走出二三百步遠近，彷彿兩邊的岩石擋住去路，實際這一大方岩石當中，却有一條二尺餘寬的石隙，剛能通過一人，這條石隙，竟有數十步深淺，倒像一條窄胡同似的，因此站在岩石外面，上有榛莽掩護，真看不出這裏還能入谷，夜間更不必說，便找也找不着，通過石隙，纔見一個石洞似的缺口，高三尺，寬僅尺餘，爬進缺口，纔是谷口，再向前進，盡是整塊的岩石，大小重疊，倒像八陣圖似的堆成許多左右逢迎的大石堆，高約丈餘，這一帶曲曲折折的更不易進入，要轉過十餘處石堆，纔有一方廣長相等，約有三十餘畝的平地，這就是谷底，四面圍着七八丈，十餘丈不等的岩石，將谷底圍成一個大坑，最奇的岩石上和地面上都是一棵樹都不長，成了一方禿地。據說「深坑」的地名，便是指的這方谷底，若干年前，乃是一個盜藪，一路進來，那些重疊的石堆，也就是當初的堡壘。這一千人進遷行來，將飛天神龍抬入谷底，當然是預有布置的。此時飛天神龍因中了毒弩，早就昏昏沉沉，任人播弄，枉自一身絕技，竟至毫無抵抗能力。

聞海神蛟邱乙揆於母病愈後，心中惦記着飛天神龍漸行之約，就在十天之後收拾了簡便行裝，攜帶了隨身武器，匆匆上道，他和勝超，因鄰省相距不遠，平時常相往來，每到年終，還有禮尚往來，所以這條路上，邱乙揆却是走過幾次，不像飛天神龍會錯過宿頭，幾天的行程，也就到了浙東義烏境內，勝超住的地方名叫勝家塢，全塢百餘戶都姓勝，邱乙揆到了勝家門上，投進名帖，不一會勝超出迎，二人見面，握

乎道故，勝超就將他讓到客廳內，邱乙揆繙以爲飛天神龍必然在坐，四圍一看，並無志道恆的影子，勝超也竟不提到他隻字，邱乙揆坐了下來，忍不住開口便問飛天神龍，誰知勝超聞言，十分驚異，瞪着一雙虎眼嚷道：「志大師哥嗎？他沒有來吓，咱們倒有好幾年沒見面了。」這一句不打緊，直把個鬧海神蛟楞在椅上，口中連稱怪事。勝超是性急的人，不由追問原由，纔知道志道恆近遭螳螂仇人暗算，鬧得家破人亡，原與邱乙揆約定先到義烏來訪自己，專等邱乙揆母病痊愈，再來此間，三人會齊了商量辦法，還須要上嵩山拜求祖師爺雲溪上人作主呢。約定至今，已有十餘日，飛天神龍竟未來此，不但邱乙揆覺得出乎意外，勝超也連稱奇怪。二人瞎猜一陣，究竟猜不出是何緣故，更不知飛天神龍現在何處，還是因另有別事逗留呢，還是又入了仇人的掌握呢？勝超對邱乙揆說道：「志大師哥身懷絕技，人又精細，不比我這個老粗，我想不致爲敵所算，也許另被別事纏住了，一時走不脫身，也未可知，二師哥既到寒舍，不妨在此多住幾天，索性請個大師哥到來再說。」邱乙揆口內唯唯答應，心中却認爲定有別情，因他與飛天神龍已經計較再三，知道飛天神龍意在速行，更無他事足以使其中途留戀。但事已如此，更無別法，也只有耐着性在勝家等幾天再看吧。一眨眼老弟兄二人已等過了十天，連飛天神龍的影兒也不會看見，此時邱乙揆已十九料定這位師兄準在半道上出了岔兒，忙和勝超商議尋找的方法。但是想他從自己家鄉南平縣到浙省義烏縣，這一條道，也有幾百里路程，知道他在什末地方出的岔，又是被什末人攔住，真連一點影兒也不知道，又上那裏去尋訪呢？而且飛天神龍的本領而論，差不多的人那能壞了他的事兒，即使路上遇到什末凶險，他也足能防禦，何至於十餘日來，仍是音信杳然？莫非半路上又遇上螳螂仇人嗎？二人又商量了幾

天，仍商量不出一個眉目來。最後還是邱乙揆想到從南平入浙，必須經過仙霞嶺他知道在閩北邊境離仙霞嶺不遠的地方，有一個二十八都，是一個險隘山徑，雖說不上裏面的詳細地形，可也有些知道那裏有好幾處深山窮谷，向來不大好走，莫非飛天神龍在那一帶失了風，他想起了這個可疑的地方，便對勝超一說，勝超道：「既是這樣，我們也只好瞎碰瞎撞，姑且到那裏察訪一下再說。」邱乙揆聞言，正自心中估量如此荒谷窮山，到那裏去察訪，忽然靈機一動，想起一件事來，忙對勝超說道：「勝老弟，你可記得在兩年前我路過仙霞嶺，夜宿木城關的那回事嗎？」勝超彷彿想不起來，便搖頭道：「我已不甚記得，二帥哥提那事作什？」邱乙揆嘆道：「老弟，你忘了，那一年我經過二十八都時，被一夥仇家騙入木城關的一回事，你……」勝超忽的將手一拍高聲道：「想起來了，但那是後來聽一班徒兒們傳給我聽的，以後咱們哥兒見面，也沒會細談這件事，我還真不知道內容如何？」邱乙揆意在和勝超商量搭救飛天神龍，找出一條適當的路子來，便不得不將幾年前那樁子事情重敘一回。

邱乙揆不但武功得有武當真傳，而且更長於水性，他家家道殷富，原是經營藥材的一個巨商，自己備有大船數只，專一往來川廣，收買藥材，長江一帶，更是他們必由之路。那時兩湖兩廣，早有長髮軍的蹤跡，當地的土匪和江湖豪客，也就趁此機會，渾水摸魚，常常在長江流域編僻碼頭，或是半路上趁夥打劫，邱乙揆爲保護自己的船隻貨物起見，每年就帶了幾名壯健的夥計，或來或去，隨船護航，習以爲常，偏偏有一年冬季將近年底，邱家船只正從川裏載了滿船藥材，又在宜昌荊門武漢一帶，順便收賬，以備回家過年，他一行水程是到九江爲止，從九江起岸，便奔都昌，經鄱陽，再由興安，奔上饒廣豐等地，斜經

閩浙邊界的仙霞嶺，南下直達浦城，然後纔到南平家鄉。這原是他們歷來的行程，都是如此。這次因年關在即，太平軍在湘贛邊境，頗遍伸展，同時又是遍地荏苒。爲求安全計，從九江起岸後，多雇了十餘輛大車，一路緊趕緊走，想儘十二月二十二，送灶前趕到家裏。邱乙揆在這條道上走了多次，從未出什事故，因而胆也大了，況且自恃武藝，也真不把那些毛賊放在心上。那一天大衆離了上饒，到達廣豐，那地方倒也是一個往來要隘，大家宿了一夜，次晨離了廣豐山二渡關水的水路，奔了二渡關。出了二渡關，正是二十八都與浮蓋山之間，那是閩浙贛三省交界之處，所有匪人，往往都在這一帶下手。邱乙揆押着車輛人伙，從廣豐雇了帆船，渡過了二渡關水，在船中便遠遠望見前面山影橫空，寂無村舍，又值冬令，木葉盡脫，北風撼樹，呼呼作响，氣象越發蕭索，不多時二渡關水已經行盡，衆人紛紛又將車輛行李運到岸上，打發船資，向二渡關岸道進發，其時已在下午申會之間，在這條路上，並無人家，沒法打尖，必須在日落前趕過二渡關，纔有人家可以借宿。邱乙揆已走過多次，素常倒還平安，不過如今是殘年將盡，未免担了一份心，忙吩咐衆人加緊趕路，至少要在日落趕到關上。那知冬日苦短，走了不大一會，天色漸漸晚將下來，雖然人多胆壯，畢竟山行不比平地，人人都有些顛兢兢的。這時偏偏有一個雇來的伙子，向邱乙揆建議說道：「這條路的不安靖，只在二十八都一帶，別處都很太平，我們最好是不奔二渡關，却從山道小路中翻過嶺去，够奔封禁山水東南上的銅塘，便可直奔木城關，不必再繞過浙江的仙霞嶺了。」邱乙揆一聽此言甚是有理，却不知從二渡關山後小道翻到封禁山那邊去，連一條羊腸曲徑都找不出來，而且那種僻徑，是否安全，也正是一個疑問，二十八都和木城關都是一般成問題的區域，木城關不見得比二十八都治安要好

些。但是邱乙揆當時只求平安回家，也不暇仔細考慮，便容納了此人的建議，命大家從亂山中折向南行，去尋找小路，以便翻到隔嶺的封禁山去。其時已是日影銜山，一望四山雜遝，竟找不出一些路徑，好不容易纔發現從一座高巖翻過去，那裏有條樵徑，但是路雖寬得，那些車輛却成了問題，不得已由幾個人共挽一輛幫着牲口從山道中慢慢拉去，那就費大了事了，自然足下也更加慢將下來。邱乙揆到此時纔知道上了那一個人的當，可是如果再翻回二渡關去，豈不更費周折嗎？沒得說只好咬着牙向前趕去，直趕到戌末亥初，時當冬月下弦，一路漆黑，別提多末難走，時時怪石迎人，朔風刺面，益發令人毛髮悚然，幸而人多胆壯，大眾提起精神向前跑去，只望一步就到了木城關。要說這木城關原只是一座木柵，高高的豎立在山腰上，早年間原設有卡子，也有守護的官兵，後來閩浙交通大道改在仙霞嶺，這地方無形中便已廢棄，也就不再派兵把守，年深月久，此地益發荒僻。今天邱乙揆帶了如許人車經過此地，還真是近來少見之事。他們這一行人到亥子之交，昏暗中望見山脊上有一團黑影，有人說是到了木城關了。大家緊行幾步，又走了半里多山道，果然爬到了關上，邱乙揆一看，是一座高約二丈五六尺，闊有一丈三四尺的木柵子，正中大柵門，左右各有小柵門一扇，中間大柵門早已不見，兩邊小柵門却七零八落的掩在山牆上，一望而知是多年沒人過問的了。過了木柵，已算過了關界，走進柵門約有十餘步的路旁，却有一排將倒塌的房屋，這便是當初卡子上官兵駐紮之處。離屋不遠，還有個頹敗涼亭，亭內壁上嵌一神龕，龕內塑着一尊金甲赤面之神，早已塵網密佈，采色剝落。邱乙揆一見此屋，不由大喜，忙招呼大眾不必前行。時候已到半夜，大家早走的精疲力盡，好容易在荒山中發見這樣一所房屋，不管她如何頹敗，總可以暫息勞倦，無不歡天喜

地，大家匆匆忙忙將車輛停在屋外，牲口卸下轡頭，拴在樹上，人都進入屋內。只派兩名趕車的守夜，看着車輛牲口。邱乙揆等進屋一看，本是三間房，早成了一大間做廳，真所謂家徒四壁，因為除去牆壁，連一扇門窗也看不見。屋內的頹敗，更是難以形容，邱乙揆和幾名管事人却搬了幾方磚石進來，替當椅子，坐在屋角上休息，別看屋子那末破爛，究竟又有牆壁，又有房頂，比較屋外大道上要暖和的多。邱乙揆走了一個整天，也覺得非常疲倦，衆人還都在打開乾糧口袋，預備吃飽了睡覺，他却早已倚在壁間，倦眼矇矓，即將入夢。衆人伙大家吃飽了肚子，也感到格外疲乏，便都在屋內橫七豎八的就地睡下，不到一盞時，一天的勞倦，全從這片時中得到了舒適的報酬，一個個呼嚕呼嚕的放胆大睡，霎時從岑寂的荒山中，立刻起了一陣野呼酣睡之聲。

邱乙揆疲乏了一整天，好容易得到如此飽暖境遇之後，倚在牆角上，閉目靜坐，也不禁精神迷糊起來。邱乙揆雖是在迷盹中，究竟一顆心還是惦記在那些車輛貨物上，剛閉上眼，似夢非夢的彷彿看見方纔涼亭上塑的那尊金甲神，手中握了一柄鋼鞭，僅僅向自己這羣人馬車輛上拂了一拂，自己一大羣人早已跌跌衝衝，紛紛倒下地去，金甲神哈哈大笑，又將鋼鞭一指，只聽轟轟之聲，連響不絕，自己的車輛貨物，彷彿一閃眼的工夫，早被金甲神攝走，邱乙揆夢中一驚，忙要上前攔阻，却就在這一驚的當兒，立刻醒來，睜眼一看，一屋子的人依然睡在地上，呼吸間忽然聞到一陣濃烈的氣味，忙道一聲不好，立即閉上呼吸，從身上取出兩粒藥丸來向鼻孔內一塞；原來邱乙揆睜眼就聞到一股五鼓鷄鳴返魂香的氣息，知道中了江湖上的道兒。他用上解藥，正要起身，忽然聽到遠遠有一陣牲口的嘶聲，和隱隱有許多人蹄雜遷的喧聲。忙不

送回手取過身畔的長劍，只喊了一句「外面有警，你們大家快起來。」早已躍身而起，從地上睡着的人們身上躡出屋去，不言邱乙揆催促大眾起身，大眾竟如充耳未聞一般，連一個動的都沒有，真令邱乙揆又是奇怪，又是忿怒，再說邱乙揆到了屋外一看，原停在門外的那些車輛牲口，竟連個影兒都沒有了，這一來真嚇的他目瞪口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偶一回頭，星光下見那個涼亭之下，似有一堆黑影，蠕蠕而動，邱乙揆一個箭步，蹣到跟前一看，原來正是先前看守車輛的那兩個快子，早被細作一團，邱乙揆忙將寒在他口內的棉花取出，然後用劍割斷繩索，那兩個快子纔慢慢的舒了舒手脚，站將起來。經邱乙揆盤問之下，原來這兩個快子也略懂些拳腳，邱乙揆派他們看守前半夜，二人就守在屋外，專待後半夜人來接替，沒想到天到四更，後半夜替人未至，忽從身後躡過四個黑色短裝之人，還不及叫喊，早是兩個人伺候一個，將二人口內塞了物件，然後四馬倒裝蹄細好了向道邊一丟，此時就看見還有十多個人一齊從山後繞將出來，紛紛將車馬貨物，悄悄的全數由屋後小路上拉走。睡著邱乙揆出屋時，也只會有一會工夫。邱乙揆聞言，又想要立即追賊，又想回屋去招呼衆，又因衆人內也有三四個壯年夥計，懂得武術，平時並由自己傳授過一點。就想進屋喊他們出來，一同追賊。但最奇怪的方纔自己驚醒出屋之時，即已高呼衆人起來捉賊，何以這大時間，屋裏竟還聲息俱無，難道還是一個人不會醒嗎？邱乙揆想到此處，陡一觸機，連叫不好，他已想起方纔初醒之時，彷彿聞到屋內有一種悶香氣息，莫非這一大堆人，竟都中了賊人的五鼓鷄鳴返魂香了嗎？他忙不迭三脚兩步回到屋裏，命兩個守夜掌起亮來向屋內衆人一看，立時將臉都氣黃了。原來這一千人果然中了悶香，一個個昏昏沈沈，兀自睡着不醒。這一下任你鬧海神蛟有通天的本領，也斷難丟下

這許多同伴不救，先去追趕賊人，可是這一來邱乙揆的貨物車馬，總算是閃失了個十成十了。此時邱乙揆立命守夜從行裝中取出好些水壺來，挨個兒用涼水慢慢的澆醒，這一耽誤，時間可就大了，一會兒天也亮了，人也醒了，可是受毒新甦，十都軟弱無力，一時還不能起身，邱乙揆忽然想到昨日建議翻山走木城關的那個伙子，一經查點，偏偏少了此人。此人正是在廣豐起岸時在當地新雇的一名脚夫，誰料他竟是盜黨的眼線，後悔却已無及。邱乙揆吃了這次大虧，回到南平，悶悶的過了個年，正想四下訪尋這路賊人的踪跡，忽然有一天半夜睡醒，在帳內偶一抬頭，彷彿窗前一團光亮一閃，近日心中因有了警識，所以立即翻身自帳中躍出一看，窗前並無絲毫痕跡，僅僅在窗簾上插了半幅花箋，心下大疑，立刻點上燈火，一看箋上寫着兩行小字，是：「木城之役，出於誤會，經愚疏解，彼方自願如數退還，倘能推愛勿究，可於三日後三更時移玉浦峯溪北，俾還璧歸來，前愆可解，愚爲禱全雙方，至啓嫌靈，願身調停，非好事也，禰嶠想安，晤希致候。」一筆行楷，娟秀剛健，一望便知出自婦女之手，下面却署着一個「靜」字。邱乙揆看了這一張箋子，當然省得這是一位善意的高明人爲兩家解怨，但不知這個「靜」是個何等的人，何要與自己和賊人來化解此事，看上面有一帶禰想安，晤希致候，「八個字，知與自己師門有舊，因禰嶠乃嵩嶽雲溪上人師叔祖羅老禪師修行之地，來人特意表示與師門相識，這正是疏解的一番本意。最奇怪的，以自己的武功，此人夜入臥房，自己絲毫不能覺察，細察窗口，又無絲毫痕跡，而字條却端端正正插在簾子上，憑這一手能耐，自己就應折服。邱乙揆望了花箋，細細揣摩，見她自稱一個「愚」字，對於禰嶠的雲溪上人，但稱致候，這都顯出她的輩份高出自己，足見是一位前賢女英雄。要知此人來歷，非到嵩山叩詢師叔祖雲



溪上人不可。莫說師叔祖時常雲遊在外，便是她約我三日後即往浮蓋山下取貨，也萬來不及先到嵩山去叩詢。沒奈何只得抱了個悶葫蘆，等到次日便帶了十名夥友，先期去往浦城守候。

邱乙揆知道此番前往約，決不致雙方動武，索性不帶兵器，表示大方，所帶的十人，雖是他平日訓練最優的幾個好手，也吩咐不許攜帶兵刃，他們一行十一個人，匆匆吃了午飯，在日晡後從浦城向北出發，行至日落西山，已將到浦峯溪，時值新正上元節後，月光未上，星輝初明，稀微的夜光中望見溪流曲折，界破在一片沉沉的綠暗青黛之間，少時月光東吐，銀虹似的一灑溪水亮晶晶橫出衆人前面。邱乙揆叫衆人向溪南小橋行去，渡過浦峯溪，見有一片十畝來寬廣的梅林（按即上文飛天神龍獨坐賞梅之處），此時尙都含萼未放，雖未吐出芬芳，但靜夜之間，一片清氣，也足令人神往。大家越過梅林，林隙中漏下一縷縷的月光，照的疏影橫斜，甚是清晰。邱乙揆見溪北似將行盡，舉目望去，前面却是靜蕩蕩的一座山脊，什末也不會見到。又一想花箋上叫我三更到此，想必時候還早，就叫衆人不必向前，大家就在梅林之北一片山坳內坐等。等來等去，等到月上中天，依然絕無狀兆，心裏不由焦急起來，依着留守人的說法，決不致言而無信，素知這一流高手人物，也從來不肯失信，不妨再耐着性子等他。誰知等來等去，直等到殘月橫斜，曉風四起，還是不見一個人影，更不用提到什末原物歸來，心頭怒火，不由燃到了眉頭，看看一會兒便要天亮，分明沒了指望，只得吩咐衆人，暫時回轉浦城再說。

邱乙揆強捺住一腔怒火，領着衆人仍由那帶梅林中，向南走了回來，不料剛轉到梅林南面，衆人忽然發出一陣驚奇的呼聲，邱乙揆忙望前一看，只見梅林外面，一排列着十餘輛大車，車前套着牲口，車上

載着貨物，端端正正，停在那裏，再一看誰說不是自己那晚木城關丟了的東西呢？此時邱乙揆心中，正是說不出是喜是怒是驚是疑，站在車前呆立了一會子，想到自己一身武藝，曾受武當真傳，竟不知道敵人在什末時候，用什末手段將這些笨重之物送回來的？自己這些人雖說候在梅林之北，但是林隙中不能一點都看不見，即使看不見吧，敵人拉着這多笨重車輛和牲口，彼此相隔也不過半里之遙，靜夜中還有個聽不出一些聲息的嗎？邱乙揆想着想着，覺得敵人能耐，實在太高，這一位作調人的老前輩，看來還真是愛護自己，不但不讓自己栽跟頭，還給自己這大的面子，正是她一片苦心孤詣哩。邱乙揆一時明白過來，正要指揮衆人拉了車輛向來路浦城回去，忽聽從空中呼的一聲勁響，接着又是拍的一聲，在一輛車靶上却已中了一支短箭，邱乙揆立即先向短箭來路上望去，只見三百步外那一片梅林，靜蕩蕩的毫無些動靜，便連樹枝兒也不會見有一些搖擺，這條路原是自己方纜的來路，敵人送還車輛却在前面，怎的此時又從後面發來此箭，心中越發不解。隨即跑到車前，將那支短箭從靶上拔了下來，見箭尾穿着一張字條兒，也來不及取下來，忙就着手中一看，上面寫道，「還擊歸趙，敬希警收。」下面並沒有署名，也不知就是前晚送信的那一位，還是另有一人？還是就是木城關盜物的敵人？細看筆跡，却與前晚的花箋不同，看來另是一人，隨手連箭帶字條向身傍掀起，仍指揮衆人拉了原車一同回到浦城。從此邱乙揆也不但不願再去探聽那些人的來路，就連這件事都不願向人再提，每年雖也仍往川廣黔滇等地採辦藥品，但每年只派幾個年老懂事的夥計悄悄的採辦了些兒，便附在航船上載回家來，決不肯再去大張旗鼓，自己也決不再去押送。過了一年，他因別事去到嵩山拜謁雲溪上人，順便問起這位署名「靜」字的異人來，雲溪上人聞言甚爲注意，立刻追

問起根緣來，邱乙揆便將前事詳述了一遍，上人纔點頭說道：「這是她念在武當派與她們的交誼，出而疏解，其意甚好，於你們大爲有益，此後如再遇到這位異人，就替我寄聲致意便了。」邱乙揆仍想探一探此人的來歷，那知上人早又將雙目閉上，默不作答，知是不願說明，也就不敢再問。這件事在邱乙揆心中，始終是個疑團，不過知道連上人都頗多講，自己益發不敢大意，所以兩年來對於任何人也不會提過這檔事和這個人。但是曾經共事的夥計人數甚多，那有不向外稱奇道怪的？所以漸漸也就傳入勝超耳內。此番因飛天神龍自閩入浙，必經仙霞嶺一帶，至今失約不至，想到這條道上的人物厲害，纔對勝超又將舊事重提。

飛天神龍至今音信杳然，在邱勝二人看來，不外兩種原因，第一是在仙霞嶺木城關和二十八都那一帶出了岔兒，第二是遇到了醜陋仇人，寡不敵衆，爲人所算。他們商量了一天，也商量不出一個好方法來。最困難的就是飛天神龍雖說是在自南平到義烏這條道上失蹤，但是這樣漫漫長路，跨着兩省，究竟他在那一個地方出的毛病，絲毫沒法查考，致使邱勝二人一時無從着手訪查。他二人愁眉相對，一無辦法，後來邱乙揆認爲實在想不出辦法來，只好和勝超同往嵩山禱嘯叩求雲溪上人指示。

邱勝二人決定自浙經蘇過皖入豫，到嵩山拜求雲溪上人，這條路程，却水岸兩路走法，水路是由義烏先經金華府，再到蘭溪縣，然後由富春江乘船向錢塘江進發，再由杭州內河通到蘇州。岸路是由義烏經諸暨到蕭山縣渡錢江入杭城。邱勝二人爲專程督調，沒打算在路上察訪，又貪圖水路舒適快速，所以打算走富春江這條道。那日他們過了金華府城，進入蘭溪縣境。蘭溪爲金華府屬第一等大縣，倒也商賈輻輳，熱

闊非常，二人到了蘭溪，落店後當即招呼櫃房，明天要一只中號篷船，自備火食，去往杭州省城。櫃上答應自去備辦不提，這裏邱勝二人共住一間客房，要了些酒菜又買了一斤煮熟的金華南腿，這是蘭溪著名土產，二人便對酌起來，一時又談到飛天神龍失蹤之事，勝超是一個豪邁不拘的人物，三盃酒落了肚，不由勾起一腔牢騷，一舉他那只僅存的右臂，在桌面上碰的聲拍了一下，口內囑道：「你我弟兄闖蕩江湖幾十年，從來不會做過鬼鬼祟祟的事兒，大丈夫既有一身本領，什末事都應光明正大，千萬不可效法鼠竊狗盜之行，枉負了一付好身手。便如師兄那天對我說前二年在木城闖被盜之事，當時分明使的是江湖上最要不得的五鼓鷄鳴返魂香，纔將師兄的貨物盜走，試想來人如果是一個人物，何至於使這種人所不屑的東西來取勝呢？」邱乙揆是當初身臨其境的人，又十分佩服那一位留字送信署名「靜」字的老前輩，而且性情也比勝超沈靜多智，所以當時聽勝超一嘆，雖說是在自己屋裏，究竟客店中魚龍混雜，焉見得不是隔垣隔耳，庶幾有人？因此默然不答，端起一盃酒來，一仰頸子，喝了個乾盃，正想將盃兒向勝超面前一照，偶一抬頭，見自己房內北窗外，似有一個人影兒一晃，心中雖知道旅店客人甚多，不甚措意，但忽又想到屋子是坐北朝南的，南窗外正是院落，往來的客人夥計正多，並不足奇，這北窗外是在屋子後面，莫非屋後還有後院和客房嗎？乙揆爲人精細，想到立即站起，假作觀看景物，向北窗外面望去，纔知這是一所最後的屋子，屋後雖還有餘地，却是一坐空院，連一間房屋也沒有，空蕩蕩的長了滿院亂草，後面一帶七八尺高的土牆，已是十分剝落。邱乙揆再向空院中留神細看，竟連一個人影也不見，心下便有幾分嘖嘖。一眼見勝超面上紅紅的，大約酒已飲到了六七分賬，還是肆無忌憚發揮他的宏論。乙揆正想打斷他的話頭，

他的話鋒忽又轉到了那位好意調停署名「靜」字的老前輩身上。接着嘆了聲道：「師兄，我雖不會見過那位老前輩，但是我對他的舉動，也有個批評，他替你們在中間調停，果是番好意，畢竟應該露出本來面目，不應這樣藏頭露尾，終究算不得光明磊落。他還說和師叔祖有交情，我看未必，不是你問過師叔祖，師叔祖不願意提起他嗎？我想此人大概也不是一個端人哩。」邱乙揆自從方纔發見北窗人影以後，心裏早就懷疑，此刻聽勝超的酒話，越來越多，心裏越發不安，忙打岔道：「勝老弟不必發牢騷了，我們明天還要趕路，今晚少飲一盞吧。」說完連連向他使了幾個眼色，偏偏勝超多喝了兩盅，越發意興勃勃，聽乙揆攔住他的話頭，竟把醉眼一瞪說道：「怎末樣？你嫌我說的不對嗎？」乙揆瞧了好笑，忙敷衍他道：「那裏的話，實情既要趕路，還是少喝一盞，我們用飯吧。」說完了也不再等勝超答話，便一迭連聲催着店夥裝飯來。勝超覺得話不投機，也就低頭吃飯，悶悶的不再開口。乙揆看了好笑。二人飯罷，夥計沏上茶來，又喝了一盞醞茶，勝超酒足飯飽，倚在牀上，不一時竟已呼呼睡去。

縣衙前送來鑼樓二鼓，小城中市面收得較早，這般時候，早已全院都黑，偶然有幾個遲睡的客房內，還有些燈火。邱乙揆見勝超兀自鼾呼未醒，也不去喚他，自己向周圍的門窗板壁上查看了一回，又借着小便，溜到後院，黑暗中看了看，覺得全店靜悄悄的一無異狀，也就放了胆子，回房睡覺。再說勝超酒足飯飽，自然格外睡的好覺，睡到半夜正在香夢沈酣之際，忽覺自己彷彿坐着搖籃一般，整個身軀直在空中晃盪，起先倒覺得很有味兒，時候一久，覺得覺得頭暈眼花，有些不大得勁，嘴裏直喊着別搖啦，別搖啦，可是身不由己的越搖越兜起來。恍惚中一睜眼，纔知道正在作夢，不由得好笑，誰知道夢是醒了，自己睡

的那張牀，竟還在搖搖晃晃，這一下真將個獨臂金剛詫異得什末似的，忽然心中起了一個警覺，立即將身從牀上躍起，要想下牀看個究竟，那知一經躍起，方纔搖搖晃晃的那張牀立刻穩如泰山，因在臨睡前早已熄滅燈火，乍一醒轉，只覺滿屋漆黑，滿想看一看倒底怎會如此搖動，却是一點也看不出。正自焦怒，打算從牀頭打亮火石先看個明白，還未及動手，忽覺窗間有一陣涼風直透進來，心想方纔臨睡時明明見邱師兄關窗的，怎的此刻會有涼風吹入，一念未已，又聞窗下似乎哧的一聲冷笑。勝超畢竟是個好武藝的人，當此疑神疑鬼的當兒，既聽到這一笑聲，便猜到屋裏已有人進來，更不待慢，立刻一回手從枕下抽出他縱橫半世的那根鹿角銀梭豹尾鞭，直向涼風來處撲了過去，那知撲到窗前，用手一探，雖然窗戶半開，却連一個人影也沒有，勝超早又縱身跳出窗外；這扇窗也就是方纔邱乙揆見到人影一晃的那扇北窗。勝超剛剛跳出了窗外，一抬頭便見一顆似燈非燈似星非星的火光正在前面二丈多距離的地上滾來滾去，勝超心中納悶，也不管這是什末東西，一緊步下，就追了下去；那裏本是一座空園，前文已經表過，勝超直着眼追去，偏偏那一點火光，非常靈快，勝超老趕牠不上，一晃眼已到牆邊，只見火光向牆頭上騰起，立即飛上了牆去，勝超大爲奇怪，一躲腳追到牆下正也要向牆上縱去，不知怎的兩足剛剛離地，彷彿被人在腳踝上用力蹬了一下，出其不意，脚上一不帶勁，差點沒有摔倒，幸是自己功夫深湛，足下有根，立即穩住身軀，兩足一擡，重又縱落在地上，心中大爲奇怪，向四面望了望，除去空園中一片荒草而外，更無他物，益發覺得今晚上的事兒有些奇異，本待追出牆去，這一就擱，火光早就不見，自己想了想沒有辦法，又想想方纔匆遽離房，還沒知會邱乙揆，不如此刻先回去和他討論一下再說，想着仍又走回北窗下跳入房內，

放下單鞭，摸出火石，打着了火，將燈點上，然後擎着燈想對邱乙揆去訴說方纔的奇異，不料走到牀邊一看，邱乙揆牀上空空如也，只賸了一堆衾枕，並無人影，又看衾枕凌亂，似乎是睡下後又起來似的。勝超一手持燈，立在牀前，不由看得發呆，心想自己出窗之時，不知邱師兄是否已經離室他去，還是自己出房之後，爲追蹤自己纔又出去的呢？他料想是自己出窗之時，有了聲息，將他驚醒，纔又跟了出去，但自己並未離去這座空閣，且已走回房來，師兄也該回房纔對，怎的我已回房老半天，他還不會回來呢？勝超越想越怪，呆頭呆腦的對着那張牀傳看，不知怎樣纔好，忽聽見身後又鼻哧的笑了一聲，勝超火驚，立即一個大翻身轉過臉來，他原想看看誰躲着發笑，不想轉得太快，用力太猛，迎着風一下子就將手中燈火弄熄，要看看也看不清了。當時就急得他大聲咆哮起來，那知在他咆哮聲中，那笑聲越發清晰，聽去就在窗前左右，但勝超一點也看不出是誰在作弄自己，越發火上加油，登時開口大罵道：「什末活鬼，見不了人面，偏來尋你勝爺爺的開心，是好的，趕快滾出來比畫幾手，纔算有種，這樣躲躲藏藏算什末東西，再不滾出來，我就不客氣，連你們的祖宗八代全要罵上了。」一句話不會說完，忽見眼前一亮，接着嘆的一聲，自己臉上就中了一下，覺得又涼又溼，打在巴掌上，冷冰冰的順着下巴亮兒直往頸梗子上流下去，忙不迭向後一退步，用手去擦摸，又是吧噠一聲響，早已掉在地上，原來是一大塊冰雪，還帶些兒爛泥。這一下氣得勝超暴跳如雷，立刻開口大罵。誰知罵了半天，一些反響也沒有，自己心裏也着實啾啾，知道今晚上必有能人前來與自己作對，只想不出是怎末一個來由，又不見邱乙揆的蹤影，心裏越發懷疑，他也是個久經大敵的能手，今晚這一個遭遇，雖不至於害怕，却也覺得十分奇怪，一面心裏捉摸，一面慢慢的回

到牀邊，嘴裏還是嗎嗎咧咧的咕嚕個不住，人却往牀邊上坐將下去，不料剛剛坐下，只覺屁股底下一晃動，因是出其不意，屁股早就坐下，立覺從短襠裏冒進一陣涼氣，屁股上早已溼透，真將個殺人不眨眼的勝超嚇得跳了起來，這一起身，便聽唵嚕一聲響，隨即聽到流水之聲，原來不知何人竟在牀沿上撒了滿滿的一盆水，勝超一屁股正坐在水盆裏，腿底下一軟，心裏一噁，站了起來，水盆也早已側翻在牀上，立刻從牀沿上順了牀腳滴滴落落的正流水呢。勝超恨極，正要祖宗三代的痛罵，立見一個人影向窗口跳出去，望其身形矮小，活像是個孩子，那裏還容他逃走，立即一聲斷喝，提着單鞭也向窗外追了出去，偏偏那人影身法飛快，勝超纔跳出窗外，那個影子早已跑到後院，似乎向牆角邊一隱，立時不見，勝超追到牆下，四面一看，不見人影，盛怒之下，立即飛身過牆，纔一過牆，似乎見那人影就在前面胡同口，口裏一聲吆喝，向胡同口趕去，正舉步間，忽聽邱乙揆正叫喚自己，回頭一看，原來邱乙揆在四五十步以外的地方正向自己這邊走來，勝超這一喜也顧不得再追人影，忙迎着邱乙揆問道：「師兄半夜三更，你上那裏去了？」邱乙揆伸手拉住勝超那只臂膀，低聲答道：「咱們回屋裏說去。」邊說邊拉着他走到牆下，二人一同跳進牆內，邱乙揆忍不住問道：「師弟，你手持兵刃，在追趕誰吓？莫非有人找到門上來嗎？」勝超聞言，噉了一聲，直搖頭不說話。邱乙揆見他神色十分忿怒，却又帶着些頹喪。正測不透何意，二人已到北窗外，面悄悄的，一齊跳進房內，邱乙揆打明火石，點上油燈，還不及講話，一眼就看見勝超上的被褥，汪起了一泓濁水，地下也溼了一大灘，忙問這是怎末一回事？勝超又噉了一聲，皺着眉說道：「別提了，先聽聽您的，您好端端的在屋裏睡覺，怎末會從外面跑回裏面呢？」邱乙揆向勝超一擺手，悄悄的說出下面一番經



過來。

### 第三回 煉魂谷的銀光

當天晚飯後，邱勝二人各自上床安寢，勝超多喝了幾盃，一倒頭早已呼呼睡去，邱乙揆一則心念飛天神龍，二則惦記着方纔北窗外面那個人影，究竟是何人物？究是好意還是惡意？心裏一有事，一時自然睡不着，自己極力鎮定，纔漸漸安貼，閉上了眼強自安靜，過了些時，正有些迷迷糊糊似睡非睡的當兒，忽覺牀前蚊帳微一閃動，立即睜眼看去，恰好牀頭地上蹲着一個身形瘦小的人影，邱乙揆的身法何等靈快，早從牀上躍起，就在此轉眼之間，那人影並不後縮，却低低的向自己說了一句「我師父請您去，快隨我來吧。」話剛說完，早自牀前躍向窗口，真像一道烟似的飛出窗去。邱乙揆聽得清楚，又見來影破窗而出，也立刻跟着飛出，追蹤而去，越過後而空闊，一前一後像流星似的又飛出牆去，到了牆外，前面影子跑的眞快，眨眨眼早已越過幾條僻靜街道，向一條沿河的樹林內鑽了進去，邱乙揆也跟着他跳進林子一看，見百餘步外，星光下有一座小廟，那黑影却已不知去向，心中估量他跳進廟內，也未可知，跑到廟前一看，雙扉緊閉，用手推了推，却是從內門着沒法開門，正想越牆而入，忽聽廟後轉角處一聲咳嗽，又轉出一個人影，向着邱乙揆這邊走來。邱乙揆一看來者是一個老尼，身臨切近，見老尼白髮童顏，慈眉善目，滿嘴牙齒，似已全落，癩着一張口向自己笑嘻嘻的，邱乙揆乍一見面，還以為廟內老尼，不過是適逢其會的在此時走出來，又看她身上穿一件茶青色的海青，外罩一件玄色長坎肩，腰間繫一條薑黃色絲絛，右手握

一柄拂塵，慢吞吞的走到面前，纔緩緩說道：「來的敢是邱壯士？」邱乙揆見她稱呼自己，纔知道老尼便是爲自己而來，忙站着躬身道：「不敢，請教老師太的法號？」老尼微微一笑說道：「貧尼那年會到兩平造府報信，想必壯士總還記得吧？」邱乙揆一聞此言，纔知她就是當年半夜留書，署名「靜」字的那位老前輩，忙不迭連聲應諾道：「原來是老前輩，弟子久仰清輝，無緣拜識，今日真是微倖。」說完重又見禮，老尼微笑道：「我與令師祖雲溪上人，雖是多年未見，却因師門的淵源，常是互相關顧，便是前次那事，也是爲此。」邱乙揆聞言，正要伸謝，老尼似乎已知道，忙攔住道：「現在不是談閒話的時候，今晚有屈壯士到此，就因爲了武當掌門人令師兄志道恆的那一回事。」邱乙揆聽老尼忽然提到飛天神龍，登時心內大喜，忙問道：「志師兄與弟子約定在浙江義烏勝家塢會面，不料至今二十餘日，志師兄既未到勝家塢去，也不會與弟子見面，弟子一時竟無處去探問他的下落，萬般無奈，這纔約了師弟勝北海，意願同往嵩山叩求師叔祖指示，萬一志師兄遇了意外，也好設法營救，既是老前輩就爲此事而來，想必知道志師兄的下落，萬求指示地點，弟子總拼萬死，也要和他見上一面。」老尼閉了眼靜靜的聽邱乙揆說完一節話，猛一睜眼，兩道精光從她那一對老眼中直射出來，真如兩點春星似的耀人眼目。邱乙揆懂得這是內功深湛到了絕頂地步的人，纔能由雙目中透露出如此精力彌滿的神光來，不由肅然起敬，可是只一剎那間，老尼雙目早又半開半閉的睜着，依舊光銜盡歛。向自己說道：「令師兄志道恆因迷道誤入深坑，夜留三官殿，被崆峒派大力黃能躡下眼線，當夜即被敵圍攻，中了「一點紅毒弩」，並劫往煉魂谷底，要報昔日之仇；幸先已被白衣秀士孔老前輩得知，知是老友雲溪上人的門下，又嫌胡劍秋敢在他的近傍胡作非爲，立時仰

了手，救出令師兄，如今令師兄雖已脫離仇人之手，不過中毒甚深，正在休養，但可慮者，是大力黃能不但武藝驚人，而且門徒甚衆，到處皆是，只要號令一經傳出，說不定在什末地方都會被他們所害，就是二位到此，大力黃能也未見得有所聞，以後還要格外留意纔好。尤其你那同伴姓勝的性情浮躁，出言不慎，武家大忌，要勸他多加小心，免給仇家所乘。」邱乙揆聞言知道今晚勝超發牢騷的那些話，已被老尼聽去，心中甚是惶恐，忙替他謝罪，又問志道恆現在何處，以便即往尋找。誰知老尼聞言，略一沉吟，便正色道：「並非貧尼不肯奉告，因白衣秀士心情乖僻，令師兄在他膝庇之下，他是否願意生人前去打攪，實不敢必，所以暫時不便奉告，好在如果白衣秀士願意你們前去，前途定會接應你們，不然，你就開明了地點，去了也找不到的。」邱乙揆還想懇求指示，老尼似有嫌煩的樣子，立即答道：「今夕之事，都已奉告，言盡於此，後會有期，請吧。」說罷一伸手，似乎叫邱乙揆早轉身回去。邱乙揆無奈，只得拜謝了老尼的指點，轉身向去路上走回，走到轉角上，再回過臉向身後看去，廟門前早已人影都無。邱乙揆雖然沒問出飛天神龍的所在，却知他已離危地，這還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又想那位白衣秀士，不知又是何人，正自邊想邊走，一抬頭看見勝超獨手提鞭，站在當道，東張西望，這纔上前喊了他同回店中。說明了路過老尼之事，勝超聽了個大概，也將自己在房內被人戲弄之事說了一遍，口裏還是一個勁的嗎嗎咧咧。邱乙揆將前後事一想，知道那個戲耍勝超的人，定是老尼的徒弟，也就是來領自己去見老尼的那一個人，看他那種身法，自己和勝超都是望塵莫及，不由生了畏心，勝超追趕的那一點火光，也許就是江湖上使的鬼火，可笑勝超盛怒之下，竟會想不到，此時也不便說破，免他慚愧，便力勸勝超道：「你我闖蕩江湖，雖

有幾十年的經驗，但是能人甚多，便是志大師兄那樣超人本領，尚且兩次被困，如不遇救，正是不堪設想，師弟此後千萬要隨處留心，不可大意。」勝超本也不是庸手，不過生性豪邁粗魯，不大思前想後，昨晚又多喝了酒，纔隨口發了幾句牢騷，不想竟吃了些說不出的苦子，心中自也耽驚，便點頭稱是。二人本待稍憩，一來離着天亮不遠，二來勝超牀上被褥已被水浸溼，沒法再睡，邱乙揆便陪他坐下談心，現在既已知道飛天神龍的下落，是否仍要前往嵩山，還是回到義烏靜候飛天神龍傷愈自來。這時勝超忽然說道：「方纔師兄不是說那老尼姑曾有『白衣秀士如願你們前去，前途定會接應』的一句嗎？」邱乙揆道：「不錯。」勝超道：「她既有此言，可見我們還是前進的是。」邱乙揆道：「話是不錯，但志師兄如今究在何處養傷，我們向那條路去纔對呢？」勝超又道：「老尼不是說『志師兄誤入深坑』，又說『白衣秀士却嫌大力黃能敢在他的近傍胡作非爲』那些話嗎？想必那個白衣秀士一定住在深坑附近，他既將志師兄救出，我們正好先找白衣秀士的住處，自然就能找着志師兄了。」一句話提醒了邱乙揆，到了次日，二人却改變途程，將從蘭溪向北去杭州府的水程，改了向南去衢州府的水程，穿過龍游江山一帶，再奔回仙霞嶺。

深坑在仙霞嶺的二十八都之南，木城關與南澗之北，已入閩省境內，緊鄰着浙江處州府的白岩山泉山。孝義山一帶山脈，重巒疊嶂，氣候陰森，林木蒼翳，泉流湍激，於曠寂之中，還帶些蕭森肅殺之氣，白衣秀士性喜岑寂，越是人跡不到，或是毒蛇猛獸出沒之藪，他却越愛在那些地方結茅窟居，深坑地方本是重山疊水，並非鷓鴣山惡水，偏因人跡難到，日久便爲大部獸類所據，深坑雖處萬山之中，却有一股泉水，那是一脉非常難能可貴的名泉，那脉泉源並非來自一處，他是從處州龍泉縣東面的大溪，北面的貴溪和西面的

鍾川，三路水環繞龍泉以後，西出泉山，繞迤注入深坑，土名曰獨水，後人因那地方荒僻人稀，又多蛇獸，就讀別了呼爲「毒水」。所以深坑毒水，正是這一帶的一個險惡所在。偏偏這位白衣秀士，別具嗜癩之癖，移居在此深坑毒水之間，他的居此，並非僅僅喜愛山水，却自有他一種用意，因他近正淬煉一口寶劍，湊知獨水乃會合金沙銀沙鐵沙三種流泉而成，用以鑄劍，實爲可遇而不可求之物，所以悄悄的到了深坑內雙木嵐地方，本想自結茅屋，後因缺乏材料，築成太也費事，而且坑裏古有一座三官廟，近雖殿宇倒塌，後院却還有一間完整的屋子，尙能居住，他就因陋就簡的在那廟內住了下來。好在白衣秀士除却隨身衣履而外，只有秃筆一支，書籍數卷，另外還有五寸來長二寸來寬的皮盒一只，外罩藍布套子，此外更無別物，雖居深山，亦不懼盜劫。他移居深坑雙木嵐以後，每日黎明寅初二刻之時，必到山後獨水泉深處汲取新泉一壺，這壺泉水，就是用以淬勵劍鋒之用。他鑄劍之處，又在雙木嵐左方一石洞內，洞口有大石壘砌，除非白衣秀士，別人無法將大石移開，所以洞內無法進入。白衣秀士在此借山鑄劍，已將數月，有一夜月色通明，照得滿山雪亮，白衣秀士東向盤膝靜坐在一座危崖壁間，正自面對月光，雙目微睜，兩唇半啓，自丹田中行使吐納之法，此時萬山寂靜，又兼心中一片空明，自然格外清靜，靜到極處，便有一絲風息，也都能聽的甚真。此時忽從巖下送上一陣輕微的語聲來，白衣秀士起初並不在意，不過覺得自到深坑數月，連白天都從未見過一人，何況深夜之間，何來語聲？正在心中略一動念，似覺語聲漸近崖下，也是合當有事，白衣秀士素不愛管閒事，偏那天偶然動念，就側耳聽他講些什末。只聽一人說道：「我已得到了確信，今晚上在浦城過宿，明天一早就從浦峯溪向這裏來，到時再派人躡着，看他還是奔二十八都那一

路，還是奔這條路上來，如能奔這條路來，那是天從人願，我們要省事的多，因為二十八都多少還有些人家。」接着又聽另一人答道：「既是這樣，我今晚就得給師父送信去，念他們好有個準備，因為照你所說，他走那條道還不一定，必須兩面守着纔好，聽說這個小子還真不易對付呢。」前一人聞言笑道：「敢情人家是什末人物，要好對付，也當不了武當派的掌門人呵。」白衣秀士始聞其言，已猜到必是對付人的祕事，及至聽到最後一句，不由心中一驚，知道近年武當掌門人，乃雲溪的徒孫輩掌着，自己雖不曾見過，倒是深知此人即當年萍江一鶴志清照之姪，名字却已忘了，似乎還記得江湖上都稱他飛天神龍，並且此人武功獨到，人品端正，究與何人結仇？這二人又是奉誰的差遣呢？想到這裏，倒要看看這兩個鬼祟人物，但二人藏身的岩洞，正在白衣秀士所坐崖壁之下，一上一下乃是一條直線，又有七八丈高低的距離，在平常人自然沒法去看，白衣秀士却從身邊摸出一面圓鏡，將二鏡一分，彷彿盒子一樣，一端雖已開啓，另一端却有個荷葉瓣兒相連，頓時就成了一面一來一往的兩照鏡，鏡旁還有一個對尺度的螺絲，白衣秀士一面將鏡子對着前面照去，一面用手指拈動螺絲，然後運用二目神光向豎在自己目前那面鏡裏去觀察二人面貌。要知深夜之間，雖有月光，距離在數丈之外，光綫焉能清晰，全仗白衣秀士內功精到極點，所以視線與常人不同，一經運用目力，不但深夜間能辨別五色，就是在黑暗中尋找針線般的細物，也不是難事，此刻一經從鏡中發見二人的形貌，早就看出是兩個不安分的人，各穿一身黑色夜行衣褲，背上各插一柄單刀，身材高大，面貌凶惡，並坐在一棵大樹之下，聽口音像似陝甘一帶人物。白衣秀士心中又是一動，他理想能與武當派掌門人結下深仇的，決不是一般江湖人物，又聽二人的話音，分明是從西北而來，莫非竟是

螻蛄派的餘孽嗎？自己只知螻蛄能手，目前尚有個大力黃能胡劍秋，不知二人所說師父，又是何人？不言白衣秀士獨自懸揣，二人早又站起身來，相約由其中一人派人蹣跚，隨時通訊，另一人回去報告。言罷一同出了山口。

次日薄暮，白衣秀士隱身在三岔道口，果見一個單身漢子背了行囊，提了寶劍，緩緩行來。走到三岔路口，略一觀望，竟向深坑行來。白衣秀士料他必是飛天神龍，正要悄悄隨他進坑，忽見離那漢子百餘步遠的一座淺坡上，鶴行鶯伏的覓過一個短衣人來，他並不去釘住飛天神龍，却遠遠的從另一條山脊上爬過嶺去，白衣秀士知道那好嶺雖無道路，却與去深坑的那條道並列着的，此人必是先由小路抄過飛天神龍前面，以便報告同黨。白衣秀士一心要見識見識飛天神龍的武功，此時，先不伸手，準備靜以觀變。直到飛天神龍進了三官廟，已經身入樊籠，白衣秀士也發見，果是螻蛄派大力黃能門下諸強所作，這些人紛紛埋伏在三官廟的遠近四周，準備到時圍攻，白衣秀士獨踞在昨夜坐的那所危崖壁上，那地方太高太險，別人也斷上不去，所以他踞高臨下，這些人的動作，都被他一覽無遺。白衣秀士向三官廟左右數了一數，覺得螻蛄派來的人竟有十五六名之多，對這種以眾凌寡的作風，心中大是怒忿，立即匆匆寫了一張字條，乘着飛天神龍在後院窺探自己住的那間屋子之時，悄悄飛入前殿，將字條壓在他乾糧口袋之下，然後隱身退去，直到飛天神龍腿中毒弩被擒以後，眾人將他押解入谷，這一座荒禿的谷底，就是「煉魂谷」。據傳在若干年前煉魂谷原被一夥剽盜所踞，因牠的地勢如此曲折隱秘，外人不易發現，所以在此狠作了些罪惡之爭，便這煉魂谷三字，也是因盜黨盤踞時，不但行旅受害，就連左近的鳥獸生物，也都受盡這一班惡魔的

殘殺，一般人形容那地方凶惡，就如同煉魂谷的地獄那樣悲慘黑暗，所以叫作「煉魂獄」。如今嶮峒派門徒日廣，因他門下愛好仇殺，行爲殘忍，上輩又多護短自私，縱容門下，無惡不作，一面雖爲各正派所不滿，一面封門牆愈加龐雜，一般江湖劇盜，與其他邪僻之徒，也都請列門牆，以求庇護。大力黃能又是一個徧私陰險的人物，也知自從悟真老禪師圓寂以後，各方對嶮峒派諸多不滿，樹敵漸多，越想廣收門徒，多樹羽黨，以多爲勝，來抵抗各派。因此不用說他自己的徒弟，收了不少門徒，就是那些徒子徒孫，也都各自廣招匪類，什末不良份子，都被包羅萬象，還自詡嶮峒派勢力大增呢。此時更有幾個以前在煉魂谷的分子，投身嶮峒門下，便將這塊祕密的罪惡淵藪，貢獻給了大力黃能師徒，大力黃能派趙甲叟等人察勘過谷中形勢，認爲是個萬全之地，只是太嫌窮僻，平時當然用不着，就派了兩個生長閩浙邊境的門徒，常用在谷內往來看守，遇有用着這塊地方時，再來利用。偏寫這次聽說飛天神龍從此經過，立即派了十餘名徒子徒孫，先往谷中布置，一面又由趙甲叟在各人的徒弟中選出幾名能手，埋伏在深坑三官廟內外，到時和飛天神龍動手，大力黃能却命了趙甲叟等藏在離廟較遠的山口上，四下分散，爲的先不跟飛天神龍照面，免得被他看破是那路仇家。等到一經動手，便帶了幾名徒子徒孫，先退入煉魂谷中，靜候擒住飛天神龍送來煉魂谷處死。所以在三官廟和飛天神龍交手的那幾個人除了使虎頭鉤的賊人，乃大力黃能關門徒弟神鈞呂冲霄外，其餘四人，都是大力黃能的徒孫，後文自有交代。飛天神龍一鈞鏟槍打倒三個敵人，飛身出殿之時，却是紅孩兒馬癸伍事先隱身殿脊上觀戰，一見飛天神龍擊倒三人，已經突圍而出，立即一抖手，從暗處發出他的乾坤絲，不過這絲弩箭分有毒無毒最毒三種，有毒的只要不過七天，還能解救，惟有



最毒的名爲「一點紅」，只要一經見血，毒素立即傳播全身，故曰「一點紅」，除了發毒鴛人自配解藥以外，極難醫治，而且行毒極速，中箭一晝夜後即無藥可救。飛天神龍雖是武功絕頂，萬不料在殿外還有暗算，又是從後發來，又在下三路，聽覺上也打了對折，所以一箭正中腿肚子上，雖非要害，却因太毒，所以一經入內，立刻昏迷倒地，於是就容易的將一個武當掌門人擒住。

白衣秀士對於他們這些詭計，本未注意，只覺得多人圍攻一人，有背江湖規律，局外人暗放冷箭，尤爲不齒，頓時心中一怒，就想出手，又一想，現在先要看看他們將飛天神龍如何處置，倒不忙在教訓他們，一念之下，重又隱身石崖，作壁上觀。果然飛天神龍倒地，立刻由廟內廟外，山前山後，紛紛跳出十幾名大漢，一個個手執兵刃，一陣嘈雜，便將飛天神龍網架停當，由兩個壯漢用一根木棍，將飛天神龍抬在肩上，一行人前呼後擁的直奔後山而去，白衣秀士見此情形，便猜到他們準又是奔煉魂谷的，也就從崖間躡身而下，悄悄的隨在這班人後面，跟定他們迤邐北行，走入谷底，谷內並無草木，白衣秀士隱身在一堆疊成的石塔後面。目睹這些人將飛天神龍抬到谷的西北面有一座倚崖的小洞門首放下，只有一人鑽進小洞去，餘人都在洞外守候，一會兒由洞內先鑽出方纔進去的那人，隨後就有一個中等身材便裝打扮的削面老人走了出來，此人之後，又一連跟出五名大漢，分兩邊站在此人身後，衆人見了此人，也都吶喊一聲，一齊躬身肅立，心想此人這等勢派，莫非便是大力黃能胡劍秋嗎？白衣秀士正自揣測，只見此人走到飛天神龍跟前看了一看，面上立時露出陰險得意的笑容，回過臉來，似在吩咐左右站着的人，那邊距離白衣秀士藏身處約有數十步遠近，除了大聲講話，便聽不見他們在說些什麼，看意思必是處置俘虜的辦法，白衣秀

士別的倒不在心上，只注意飛天神龍腿上的傷痕，據他的眼力看去，就憑飛天神龍的武功，如中了平常的暗器，斷不致如此昏迷，任人擺佈，這定是一種喂毒的暗器，可惜自己不會近身，沒法看出，但既是喂毒暗器，必須趕早救治，否則過了時間，怕要難辦。一面心內暗籌營救飛天神龍的方法，一面注意那些人的舉動，見此人用手向身後那五個大漢指指點點，似在吩咐什末，五個大漢點頭答應，立即向前一揮手，命人將飛天神龍抬進洞內，餘人都漸漸四散，只有此人和那五個大漢，另外有一個老者帶着一個婦人和一個小孩似的男子，一同走進洞內去了。白衣秀士瞧了個够，見衆寇已散，自己究應如何下手，略一沉吟，立時有了主意。一看四面無人，便從藏身處輕身提縱出去，先蹤到另一坐石墩後面，然後又這樣連蹤了兩三次，那地位已離洞口甚遠，這纔自身傍取出一個藍布包的皮篋，揭開皮篋，立從裏面射出一道銀光來，白衣秀士將軸托在右掌，凝神吐氣，運用玄功，提氣向上一拔，兩足平地一蹬，立時身劍合一，皮篋內四寸來長的一柄小劍，早就騰空而出，同時白衣秀士全身也早隨劍而起，又急又快，但見銀光一閃，人已離谷底向南面崖上飛去，到了崖上，又是幾度縱身，早已到了三官廟後。要問白衣秀士變的什末戲法兒，竟能騰空而飛呢？這却並非戲法，實是劍客們身劍合一，御氣凌空的功夫，再加上一路又遠又快的飛躍，同時並奏，所以能連接不斷，飛行到很遠和很高的地方，此類縱跳的功夫，自與武術家的輕身術又不相同；從來小說家描寫劍仙劍客，不是白光一道，便是青光一閃，其人早已到達千里之外，美其名曰遁光，這可真是齊東野語，因為這是一種不可能的事，也就近於神話了。此時白衣秀士憑劍御氣，到了三官廟後，悄悄的先集了一束乾柴枯草，然後回到廟內後院，自己屋內，找出一包硫磺粉子，揣在身上，又取了個火種，

到外面掛了那束枯柴，重又御劍飛行，回到煉魂谷四周危崖上，一看谷底仍是靜悄悄不見一人，此時天色將近黎明，崖上依稀已露曉色，谷底却仍黑暗，常人在數十步外，還一些也看不明白。白衣秀士躡足走到石洞對面的危崖上，揀了一個適當所在，先將身上硫磺粉子取出，洒在那一帶的岩石上，然後將一束枯柴散放在石上，用火種將枯柴點着了，立即飛身躍到谷底洞旁石後，將身隱住。洞門內本有一人守着，此時忽聽對山似有噫噫之聲，猛一抬頭，見山崖上正冒火焰，立即喊了起來，便驚動了洞內之人，一齊跑出洞外觀看。原來洞內之人，正是大力黃能胡劍秋，和他的一羣門徒。門徒十人中除了羅丙南與戊空一死一殘外，其餘八人都隨了胡劍秋齊在洞內，想法擺佈飛天神龍，本來中了一點紅毒弩之人，自中傷直到咽氣，始終是昏迷不醒的，如一晝夜不加解救，便昏迷到十二個時辰上立即死去。但大力黃能等爲要使飛天神龍知道自身被擒，而且還想加以羞辱，然後再活祭羅丙南之靈，所以不能讓他昏迷不醒，自將飛天神龍抬進洞內以後，立由紅孩兒馬癸伍身邊取出解藥，使他蘇醒。可是這一點紅的作用非常難受，倒不如任他昏迷，如果一經醒轉，別看那一點傷口，毒入血內，能使你渾身如針扎一般的痛苦，所以飛天神龍一經醒轉，只疼得他冷汗直流，饒你是那樣深的武功，也熬不住藥力的折磨，飛天神龍睜眼一看，果然面前站着的還是大力黃能等一班師徒，心中方纔了然仍是他們的圈套，他此刻雖已痛苦萬分，究竟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咬緊牙關，一聲不哼。大力黃能走到他面前，一聲冷笑說道：「姓志的，今日被擒，還有何說？」飛天神龍連正眼都不去瞧他，只是閉目而臥，一語不發。大力黃能見他那種傲然不屑的神情，心中大怒，正暗自打算，想使些讓他活受罪的招兒出來，忽聽洞門口一聲火起，未免一驚，不由得丟了飛天神龍向洞

外走出，這裏衆門徒也自奇怪，當然都跟了出來。大力黃能一看對面崖頂上，火勢熊熊，十分猛烈，附近雖無樹木，但那些岩石，都是石灰質地，硫磺在上面着起火來，岩石粉也自然燒甚烈，在黑夜間望着紅火，自然是滿山一片火光，好不威猛。大力黃能也是忙中有失，當時鬼精靈似的一念想到此山素無人居，又無樹木，怎會好端端着起火來，分明有人放火；他一來深怕自己一行人深居谷底，上面岩石着火，萬一火勢蔓延，燃燒大發了，向下而崩塌下來，豈不要葬身火山之內，二來算准是放火，倒要看看什末人有如此大胆？他念頭起處，立即向旁邊的徒弟們叫了聲「徒兒，准是有人放火，洞內且留二人看守，餘人隨我到上面拏賊。」一句話出口，這些門徒，自恃武藝，也想拏住放火敵人，好與飛天神龍一齊結果，自己這裏人多勢衆，又有師父在場，就是天塌下來也接得住，不怕什末？立即異口同音應了一聲，匆促間只讓常勝將軍黃千翁和紅孩兒馬癸伍二人看守飛天神龍，其餘師徒七人均紛紛跑出洞外，大力黃能立即分派衆人分三面上山，不可一路，自己獨向迎面一路，飛身上崖。要知谷中四面，俱是無勝無木，光滑滑的一片立壁，一時不易爬上，還仗着衆人功夫了得，纒紛紛的連躡帶扳，手足並用，只從比較低處上去，竟將七八丈高的危崖爬盡，立登崖頂。四面一看，見火勢並不如方纔從下向上看的那末猛惡，且因崖上林木也不甚密，火勢不但無法蔓延，且已見漸漸熄滅，大力黃能和趙甲叟師徒，畢竟老奸巨猾，見此情形，立即悟到正是敵人調虎離山之計，口說一聲「不好」。接着向趙甲叟對看了一眼，趙甲叟忙對其餘的師兄弟說道：「衆位師弟，火勢並無大礙，我們還是趕緊回洞，別忘了那個仇人。」一句話甫了，師徒們早已匆匆跳下谷來，一齊向石洞奔回。此時其餘諸人，悉聽胡趙兩人的指示，尙未覺得火勢起得蹊蹺，惟有胡劍秋趙甲

二人心中十分怙悛，但又仗着會留紅孩兒和常勝將軍在洞內，飛天神龍又已傷重不能行動，大概不致逃走，心中正在一面自己安慰自己，一面急急匆匆回洞，朦朧曉色中，猛見洞口外三五步的地上，躺着一個人，胡劍秋一眼望見，不由大吃一驚，也顧不得再看地下躺着何人，立即一個箭步，搶進洞去，四面一看，那裏還有飛天神龍的影兒。再一留神，方纔飛天神龍躺的那張榻後地上，還躺了一個人，竟是常勝將軍黃壬翁，大力黃能立命衆人查看他的生死，原來是被人點中咽喉，忙不迭的將他解救過來。後面跟着的水上飄風章乙山和神拳將王丁木二人，却將洞外躺着的那個人也抬了進來。大力黃能一看，正是自己最得意的徒兒紅孩兒馬癸伍，見他當胸一道傷痕，雖不甚長太，却是深入肺腑，早已氣絕身死。諸人都還看不出是被何物所傷，只有大力黃能是識貨的，知是中了飛劍，心下不由十分驚懼，暗說怎會跑出個劍客來了？在衆門徒面前，還不肯失了自己威風，故作鎮定的歎道：「想不到中了敵人調虎離山之計，仇人逃走，不在話下，反倒傷了兩個愛徒，真是那裏說起。」說罷連連頓足，十分頹喪，一面命黃壬翁好好休息，一面令衆人將紅孩兒屍身暫停在石榻之上，天明後再設法運出谷口，說不得只好在三官殿上給他棺殮了。衆人見紅孩兒死的太慘，俱都咬牙切齒，痛恨飛天神龍，真是仇上加仇。一個個都趕過來探問黃壬翁的經過？黃壬翁喘吁吁的長歎了一聲，隨即將自己被傷與紅孩兒被殺的事，說了一個大概；原來白衣秀士在對山放火以後，立即隱身在石洞傍邊，不多時即見大力黃能和幾個大漢一齊四散，紛紛向崖壁上爬去，白衣秀士真是將時間抓得緊緊的，一刻也不肯放鬆，立即飛躍到洞口，使了個倦鳥歸巢的招式，側着身軀躍進洞去。雖不知洞內是否留人看守，他是何等人物，焉有不加防備之理，所以一面入洞，一面使展劍光

掩護全身，正如一團銀光，直滾進去。黃壬翁馬癸伍二人見了奇異，尙不及還手，黃壬翁站在前面，早被白衣秀士從劍光中探出半身，平伸二指，向他颺下一點，黃壬翁連個呀字都未喊出，早就目瞪口呆，栽倒在地。紅孩兒見銀光近處，黃壬翁倒地，雖不會看清楚是怎樣栽倒的，知道不好，紅孩兒本領原比一班師兄弟高明，藝高胆大，一時竟不管好歹，立刻向着銀光一抖乾坤弩胎，發出一支喂毒藥弩一點紅。他以為這近的射程，還能避得過嗎？萬不料鏗的一聲毒弩被銀光彈出老遠，接着那團銀光並不理睬自己，却直向鏗在榻上的仇人飛天神龍身上滾去，只覺眼前一亮，說時遲，那時快，銀光一閃之際，立刻又向洞口滾去，此時回顧榻上，早已空空如也，那銀光簡直將仇人裹走了。紅孩兒這一急還當了得，立即大喝一聲「那裏走。」飛身撲去，那團銀光已滾出洞外，紅孩兒那裏肯捨，右手一緊鬼頭刀，左手一擺拐子，連人帶刀，早掃到銀光上面，那知刀鋒尙未觸及銀光，早從銀光裏閃出一條白影直飛前胸，要想躲避，那裏來得及，只覺心窩內一涼，立即翻身倒地，連吱呀也來不及喊出口，早已中了白衣秀士的飛劍。黃壬翁那時雖看得清楚，却說不出話來。大力黃能師徒聞悉之後，心中未免驚懼，別人不提，單說大力黃能胡劍秋自己本人，雖是武藝精純，却萬萬不是劍客之敵，這又是那裏跑出這樣一個人來跟自己搗亂呢？尤其是費盡心力，纔好容易將飛天神龍逮住，如今又給救走，怕的此後即使我不犯人，人將犯我，究應如何對付這個劍客，自己力量不夠，必須要找人幫忙。他想來想去，被他想出兩條路子：第一條路，先找師叔伏虎真人孫堅，不過孫堅性情雖和乃師悟真禪師不同，但也一樣的不肯多管閒事，怕不肯給自己撐腰。第二條路，却太遠些，乃是南海巖麗島大南洲洲主白了翁，此翁因修煉武功，遁跡海南，擅長劍術，門徒甚多，平時雖

然深居簡出，過若干年也要到中原走上一遭。大力黃能與他相識，還在十餘年前，由師父悟真禪師帶領着去赴白了翁所邀集的「南天武會」，見過一面，頗蒙白了翁青睞，此後却是久未通訊。此番事急而投，白了翁或能慨助一臂之力，也未可知？大力黃能悶悶的忖度事態，心想近親不如遠鄰，如求師叔伏虎真人，十九要被碰回來，不如親去斃魔島叩求白了翁，倒許能有利於己。主意既定，便吩咐趙甲叟等說道：「煉魂谷既被劍客所悉，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自到南海訪友，多則月餘，少則兼旬必歸。你們趕緊將十徒紅孩兒裝殮好了，遠離此地，回轉陝西府候我，暫時毋庸再找仇人，千萬記住，不可違背我的吩咐。衆徒自是謹遵不替。大力黃能也不願目睹紅孩兒一棺附身，就立即起程向南海斃魔島大南洲而去。

大力黃能走後，趙甲叟和衆師弟裝殮完了紅孩兒的屍身，偏偏大家報仇心切，雖不敢不遵大力黃能的吩咐，但是總想憑了自己師兄弟們的能力，先將飛天神龍的去處找着。如能邀天之幸，在師父尚未回來之時，已將飛天神龍殺了，豈非又報了大仇，又顯得師兄弟們的能耐？他們想得如意，便在中途決定了暫不回陝，且在仙霞嶺上找一客店住了下來，商量打聽飛天神龍的下落。紅線娘江已蘭心思較細，她開口向衆人說道：「我昨晚在三官廟埋伏之時，見廟內屋宇雖已倒塌，獨有後院一間配殿，孤另另的尙自完整，而且門上有鎖，那時正在黑夜，不知衆位師兄弟也看到否？衆人聞言，有幾人說不會留神。有幾人說似乎看見，只當時匆忙中顧不得細看便了。江已蘭便接連說道：「既是看見便好，我想門上加鎖，定是有人住着，那樣荒山野廟，竟敢住在裏面，決非等閒之輩，我要找仇人，這倒是一條線索。」趙甲叟聞言，首先贊成道：「畢竟江師妹心細，好在此間離三官廟不遠，我們今晚就再回深坑，到三官廟去探看一番，萬

一飛天神龍就在那裏，豈不是唾手而得嗎？」大衆本無高明見解，就中即以趙甲叟的老奸巨猾，江已蘭的詭譎精明爲儕輩之冠，此時見二人所言甚爲近理，自然隨聲附和，除了黃子翁精力尙未復元，仍留店中外，其餘六人，便在當天日晡就奔回深坑三官廟。

趙甲叟等一行人在黃昏時候，到達目的地，覺得六人齊入廟內，怕被對方覺察，只由趙甲叟江已蘭二人前往偵探，餘人都四散在廟外山野間，以爲應援。趙甲叟在前，江已蘭在後，一齊進了三官廟前院內側耳細聽，覺得後院寂靜無聲，就悄悄的掩入前殿，轉過神龕，向後院張望，果見西配殿那一間屋內，露出一點燈光，趙甲叟向後面的江已蘭一比手式，二人立即縱入後院，從叢草中蛇行而進，到了配殿窗下，趙甲叟在前，矮着半節身體，見紙窗破碎，儘是窟窿，心想這倒方便，不用捅破窗戶紙就能望到屋裏，他却忘了，留着這許多大小紙窟窿，你能向裏偷瞧人家，人家也能向外瞧見你呀。趙甲叟用單眼湊到窟窿上，見屋裏背窗坐着一人，却看不見面貌，那人手內似正擎着一件東西觀看，同時却聽他自言自語道：「好毒的一點紅。」趙甲叟心內立刻一驚，接着又聽那人說道：「這樣偷偷摸摸，好不難受，既來了，也不好意思不招待一下，叫他們留個紀念吧。」趙甲叟正聽得毛骨悚然，打算後退，那知一語甫畢，見那人轉過臉來，左手略舉，嘩的一聲，立從窗戶破紙窟窿內射出一道亮光，向自己頭上直照過來，猛覺撲的一下，彷彿頭巾上吃了一下重的，立刻頭皮一涼，暗叫不好，一面拉了江已蘭就向前殿逃來，一面伸手去摸頭巾，雖然頭巾依然戴着，却已削去半截，再一摸頭頂上毛刺刺的似已削去了一片頭髮。心內懷疑方纔那道光或許就是飛劍，幸而自己命大，略高了些兒，居然保住了頭顱。此時二人早已逃出廟外，回看身後毫無動



靜，似乎並未追來，江已懶得悄悄向趙甲叟說道：「師兄看見屋裏的情形沒有？」趙甲叟答道：「只看見坐着一個人，一會兒他就舉手放光了，別的什末也不會看清。」江已蘭道：「我倒約略看了看屋內情形，似乎除了那人之外，並無別人，我看仇人並不在此。」趙甲叟聞言，想了一想，便悄悄對江已蘭道：「我們先找到幾位師弟們再商量吧。」二人又向坑外走了一段，打暈離三官廟已經遠了，然後向四面遞了一個呼哨，纔見章乙山等四人慢慢的走了攏來。六人聚到一處，趙江二人就將方纔所見所遇說了一遍，衆人月光下見趙甲叟頭巾已碎，頂上辮髮，正中削去一塊，只剩了腦後一根灰白色的小辮子，頭頂上光溜溜的彷彿成了個禿頭，可是四圍餘髮猶在，最奇是雖被削去頂髮，和剃的那末乾淨，却一些也不會傷了頭皮，真和刀上長着眼睛似的。衆人中以神拳將王丁木性情較爲和善，心思也較爲慎密，他細細一看，便對大家說道：「報仇大事，我們當然不容置諸腦後，但是我看敵人這種劍術，決非你我武術家所能抵抗，他今晚雖發了一劍，但僅僅削去趙師兄的頭髮，絲毫不曾傷及頭皮，一來足見此人的功力，已到了要如何便如何的境界，你我決非其敵，二來他尙無殺害之意，不過是給你一個警告，我們還應該量力而行，適可而止，何況師父本不讓我們自勤尋仇，原命我們回陝靜候他老人家回來，那時自有辦法，不知衆位以爲如何？」衆人中多半是隨聲附和的，只有趙甲叟自恃武藝比衆高明，又生性險惡，素來睚眦必報，此番夜探三官廟，也是他的主張，偏偏一劍被人削去了頭髮，也自知不是人家敵手，心中也自發怯，聽了王丁木之言，正好收篷。便答道：「誰說不是呢？師父本也叫我們先回西邊等他老人家回來再說，既是王師弟如此說法，我們弟兄不如暫且先回老家，衆位意下如何？」衆人見了劍客，本都有些害怕，趙甲叟如此主張自然無不同

意，於是大家又連夜的走向仙霞嶺，正所謂有興而來，無興而歸哩。

邱乙撥勝超自從聽了那位署名「靜」字的老尼囑咐之後，便將自南往北的行程，改作了自北到南的行程，由蘭溪經龍游轉到江山，向仙霞嶺那條道上走來。要問那位行蹤詭秘的老尼究係何人，本書雖已將她的事蹟，用暗寫明寫兩種筆法敘過一番，但是尙未說出她的姓名來歷，看下去未免眉目不清，所以乘此約略來補敘一筆。這老尼的年齡，人家已經不甚能記得清楚，她原是安徽省城一位大家穆姓之女，生有異稟。夙具慧根，幼名青芷，少年時父母鍾愛，和男兒一樣的教育，不但文學優長，且喜習經典，深通禪理，果然在十七歲上，就被一位峨眉山的老尼引去峨嵋山學佛，父母自然捨不得，但這是前身緣法，豈是兒女之愛所能阻止得住，不過穆青芷十分孝順，在此情況下，雖不得不遠離父母，但恐重傷親心，所以力求峨嵋老尼，准其帶髮修行，年時歸省一次，必待父母百年以後，纔能完全薙髮爲尼。峨嵋老尼念其一片孝心，允了她的請求，穆青芷纔拜別父母，隨師而去。剃度以後，法名靜修。峨嵋老尼不但道業高深，而且精於劍術，靜修隨師四十年，早已神劍合一，來去無蹤，專一奉了師命，出山積修外功，也不知作了多少鋤強扶弱，劫富濟貧的事情，這位靜修尼伺候師父峨嵋老尼圓寂以後，一意繼承師業，立志行俠，春來秋去，正不知經過了多少年，因她來去無蹤，江湖上都不甚知她的姓名，但是一幫清修的高士和劍客們，却多半與靜修有個交往，飛天神龍等的師叔祖雲溪上人，便是一個志同道合的老友，同道中都稱她峨嵋幼師。靜修在六十歲後曾先後收了兩個門徒，長者也是一位妙齡少女，名鮑珠英，業已出山行道，次者年纔十二，是一幼童，乳名阿巧，因她是本書中一個重要人物，所以作者不惜費詞，將她的出身多講幾句。

邱勝二人依着靜修的話，重又趕回仙霞嶺，希望在中途探出飛天神龍的消息，又因靜修說過飛天神龍誤入深坑，在三官廟遇伏，又說被敵人困住在煉魂谷，所以二人一心要想上深坑去訪查一下，然後再探煉魂谷。但是深坑地名，人人皆知，自易尋訪，煉魂谷却不是一般人所知的地名，而且邱勝二人到達深坑之時，已在飛天神龍被困三官廟的二十餘日以後，因此二人到了深坑，但見一片荒山，朔風凜冽，衰草迷離，什末影蹤也見不到。二人好不容易找到了三官廟，但見一帶頹敗的牆垣，東缺一個大口子，西倒塌了一大片，大殿敞露在路傍，既無廟門，又沒有窗戶，進去一看，神龕裏面漆黑，也看不出是塑的什末神像，更斷不定這所破房，是否就是三官廟，二人見頭層院裏一目了然，便越過大殿，想看看後院如何？這時天色雖還在申酋之間，冬日苦短，那一天氣候又甚陰寒，殿內暗沈沈的便看不甚清，等到了後院，殿宇已傾，沒了遮蔽，光線較強，不覺眼前一亮。二人一同走入後院，在荒敗的垣壁中，也發見了白衣秀士所住的那間配殿，覺得此屋甚整，莫非有人居住，他們意在探詢，就走到那屋窗下，一看門雖關着，却是虛掩，邱乙揆較勝超謹慎，尚在猶移，勝超却早已推開殿門，跨進殿去。邱乙揆想攔也及不及，既而一想，荒屋無人，便進去看看無妨，也許能看出些有關志師兄的痕跡來，一邊想一邊也就跟着勝超走入配殿。進屋一看，原來是三間殿屋，塌了兩間，只贖此一椽敞屋，也不過聊避風雨，屋內，一榻而外，更是什末也沒有，滿地上還有好些碎字紙和掃集的塵土，倒像是原有人家住過，剛剛搬走似的。二人察看了一週，覺得毫無所得，仍是勝超在前，邱乙揆在後剛剛跨出屋門，只聽一聲斷喝，突從殿前殿後一面來了一人，前殿的人紫面長身，濃眉暴眼，頰下無鬚，却是煞青的一部鬚鬚樁子，年紀約在三四十歲。藍布包頭，上身

穿一件紫花布棉襖，腰繫青布汗巾，正中打了個又長又大的蝴蝶扣兒，下配一條毛藍布綁腿又褲，足登百納布鞋，着一雙白布襪子，褲腳外露出一截縐統，像是個外路來的鄉間人，那雄糾糾的態度，又有些像跑草台班唱戲的戲子氣派。後殿山坡上下來的那人，雖無鬚鬚，却一望知是六七十歲的老翁，中等身材，一張淡黃的削骨臉，骨多肉少，襯着一副奕奕有神的眼珠，雖然鼻直口方，却是聳肩縮背。穿一身土黃色綢子衣褲，外罩一件舊藍綢皮袍，腰攏一根玄色羅帶，皮袍敞着胸口，斜搭着半幅大襟，帶着一頂鼻朝右的帽，穿着一雙雙樑黑布快靴。邱勝二人閒談尚未答話之間，後殿那個老者，早已一步上前，向二人細一端詳，含笑問道：「請問二位到此還是訪友，還是投宿？」邱乙揆正在斟酌着如何應付之時，不料勝超冒冒失失的早就發話道：「我們是來找朋友的，要你來查問什末？」老者聞言略一考慮，仍是笑答道：「找朋友？不知令友叫何名字？」邱乙揆見二人來的奇巧，本不願對他們說實話，偏偏勝超搶在前頭，尙未容邱乙揆開口，他又立刻答道：「你管得着嗎？告訴你也算不得什末，我的朋友便是飛天……。」邱乙揆聽他竟要直說出來，不由得急了，立刻用臂肘在勝超腰上使勁碰了一下，然後搶上一步笑答道：「我們有一個姓黃的朋友，外號人稱冲天鶴子，三個人一齊入山打獵，因路徑不熟，遂致走散，所以在這一路找一找，想也不至走遠，天色晚了，我們還得過嶺找去，怕耽誤了更不好辦。」說罷連連向那二人點頭，道聲少陪，」立即拉了勝超就走。走出數十步遠近，假作東張西望，斜着日光，回過去偷看二人，見他們兀自站在遠處，望定了自己二人，一語不發，忙又假作找路，這邊瞧瞧，那邊看看，就向谷口入路上走了出來。直待轉過兩個山坡，回望離後面已遠，邱乙揆纔埋怨勝超道：「老弟怎的還是這樣實心眼？這樣荒山野

地，你我人地兩疎，敵人四面設下網羅，志大焉那等武功，倘且被算。二人說不定就是敵人派在這裏臥底的，怎可對他實說出來，幸而我改口的快，要不然真有些麻煩呢。」勝超此時也覺自己太也實心眼兒，剛纔一見面，簡直毫未想到說不得實話，不過話又說回來，究竟是否真如邱乙揆所料，究無佐證，說了實話，也不見得定會鬧出什末事來。心裏暗想，口裏却不願說出，只默默不語。邱乙揆見他不語，怕他臉上下不來，心裏不痛快，便想拿話和他解釋。豈知話未出口，就聽半空中嗖的一聲，從身左山坡上面發出一宗暗器來，天色雖則已漸昏暗，究竟還有日光，二人又都是一等的功夫，如何能讓牠打中？當時二人同時一躍身，一個偏左，一個偏右，兩下一分，那件暗器早已囑的聲越過二人身傍，墜落在前面二三十步的山道上。邱乙揆向暗器來處一望，只見叢草中有一個穿草綠色衣褲，外罩玄色大襖的少婦，昂然立在岩石上，目視二人不瞬。邱乙揆此時心中，已多半明白這些人定是與螭峒派有關，自己二人所處境地十分危險，正在思忖脫身之策，偏偏勝超又忍耐不住，立刻罵了起來，用手指着少婦喝道：「好個混賬掃道，天下人走天下路，妳怎的在太爺跟前撒起野來？還當妳太爺沒見過這般玩意兒嗎？」邱乙揆一聽正自着急，想勸他不要睬她，趕快出山要緊，誰知那婦人雖未還口，却從道左又飛跑出一個大漢來，口內喝道：「何處狂徒，敢到此地來窺探，快說實話，要不就休想出這深坑。」說罷一比手中長刀，向邱勝二人奔來。邱乙揆知道自己勢孤，好在尚未十分露出馬脚，敵人雖有些猜疑，却還拿不準是飛天神龍一路，知道敵人有備，只希望混出深坑再作道理。偏是勝超大吼一聲，從脇下抽出單鞭，囑的聲向來人頭頂砸下，來人一躍身避開單鞭，使了個乳燕還巢的招式，一個箭步人又回到勝超左邊，平送長刀，直向他臨下刺來。邱乙揆

還想化解的當兒，那個少婦擺動雙股雌雄劍，也從叢草中飛身直向邱乙揆而來，到得臨近，雙劍陡的一蕩，分左右歸到前胸，使了個雙抱月的招式，腳下一個箭步，雙臂平分，劍鋒直刺邱乙揆乳脇之間，此名雙出水，十分迅速。邱乙揆見來勢甚疾，知是勁敵，沒法子躲避，忙一個倒縱身，向後退出七八步，少婦雙劍立即刺空，就在此刻那間，邱乙揆不慌不忙，只一抖便從長袍下抽出一柄八寶倭劍來，正好少婦二次躡到跟前，邱乙揆早已懷中抱月，抱定劍身，看敵人已到臨近，够上了尺寸，閃電般將倭劍展開，從左至右，先使了個大圈轉，一收劍勢，唰的聲平着劍身向少婦分心就刺，一個來勢既疾，一個去勢又準，兩下碰個正着，眼看敵人就要挨着劍端，少婦却也不弱，一見劍鋒已到胸前，忙將左足立定右足向後一轉，同時一擰柳腰，整個身軀真比蝴蝶兒還要輕快，倏的一閃，早向劍的右方旋了開去，順着旋轉之勢，並不停步，的溜溜轉到邱乙揆右邊，雙股劍早已橫掃到他腰間，邱乙揆喝聲「來得好」，跨右足，退左足，微仰半身，讓過來劍，一擰身改了方向，手中劍從下起上，劍端直立，再起右足，左足獨立金鶴，將功力運到右臂，一個泰山壓頂的招式，直立了劍，順了右臂，向少婦肩背直劈下去。這一邊勝超和那大漢鬥在一起，別看大漢身材魁梧，却是身體靈活，行動如飛，勝超暗暗稱奇，手底下越發一下也不肯放鬆。大漢一柄長刀，直如風捲一般的殺過來，勝超性情雖暴躁，武功却是爐火純青，一見大漢長刀向自己下三路掃來，忙穩住身形，展開了那支豹尾鞭，格架遮攔，只聽得釘鏢磕碰一片響聲過處，刀鞭相觸，火星亂迸。等到來勢稍竭，勝超立緊手中鞭，使了個撥草尋蛇的招數；向大漢襠裏挑去，大漢方欲騰身趨避，勝超早變了手勢，單鞭自下而起，呼的一聲，一條銀蛇似的自空中直壓下來，正要碰到大漢頭頂，大漢見來勢凶

猛，忙向左一躡身，雖是躲過這一鞭，勝超用力太大，一鞭碰空，收煞不住，鞭頭直落地上，碰的一聲，塵土飛起多高，大漢乘他一鞭碰空，人向前撲之時，右臂大長刀一揮，正好向勝超背上砍個正着，勝超一見刀光從傍影裏直落肩背，時機太促，也不再躲閃，只順了前撲之勢，不拖右足，半跪左足，向後一擰身，右臂運用功力，津鞭帶臂從地面向上斜擡起來，一鞭蕩去，正磕在刀上，鏗的一聲，火星直迸，兩人各自一個蹤步跳出圈去，各查看了一下鞭刀尚未磕傷，正要再交第二手，只聽從三官廟那方面跑來二人，高喊道：「徒弟們不要放走這兩個崽仔，這正是仇人飛天神龍一路的羽黨。」一句話不打緊，邱勝二人立時心內一驚，果然是對頭到了，再一看說話的人，正是方纔在後殿向自己盤問形藏的那一個老者，立刻懷疑此人就是大力黃能胡劍秋。但到此刻已不得不拚，立時互相招呼一聲，向敵人悉力攻去，希望能逃出谷口再說，那知老者重又喝道：「徒弟們暫且下來，看我與柳師叔擒此一賊。」話纔出口，早已和方纔後殿所遇的紫臉漢子一同飛身到了邱勝二人之前。要知此二人畢竟是誰，老者正是大力黃能，紫臉漢子却是南海艷魔島大南洲白了翁門人紫煞神柳桑。乃是大力黃能親向大南洲白了翁處求救借來，白了翁兩個徒弟，一個精於拳技，名叫紫煞神柳桑，另一個長於劍術，名叫飛燕胡會。詳情後文再表，單說大力黃能引了柳桑胡會一同回到中原，本想先回陝西，嗣以急於報仇，就一面用本門「神驛傳聲」的方法，每到一處即命當地本派門下之人，輾轉傳遞消息到陝西延安府甘泉縣石門山，立命趙甲斐章乙山賈庚江己蘭四人連夜趕來，仙霞鎮都城隍廟，一面却陪了胡柳二人不分晝夜奔回浙邊仙霞鎮，專為在仙霞嶺四周訪查飛天神龍和那不知姓名的劍客。到此三日，趙甲斐等四人也從西北趕到，大力黃能令徒弟們拜見柳胡之後，他師徒七人立

卽分頭在仙霞嶺四周深山中尋找仇人隱身之處，找了兩天還不會找出眉目來，大力黃能因聽趙甲叟提起上次夜探三官廟後殿，被人削去頂髮頭巾之事，認爲這個劍客一定還在三官廟一帶，所以每日帶了這六個人和走馬燈似的只在山的前後左右打轉，冀有所遇。這天巧與邱勝二人相值，本不知道是什末來頭，偏偏勝超魯莽，開口說出飛天兩字，雖被邱乙揆飾詞改爲沖天鶴子，大力黃能就犯上猜疑了。故意命江已蘭意乙山二人尋事，好和來人交手，以俾看出是那一派的人物，及至一交上手，大力黃能躲在暗處，早就看出正是武當謫派，而且二人身手不凡，竟與飛天神龍伯仲之間，立卽斷定必是飛天神龍一黨。一聲斷喝，便和紫煞神柳桑二人各找一人交手，若論到邱勝二人武功，雖不能勝過胡劍秋和柳桑，但也不致必敗，不過此刻彼衆我寡，顯已被困重圍，心裏未免有些驚慌。紫煞神一伸手解下一條百節軟鋼鞭，唰的響向勝超而前飛到，大力黃能却是赤手向邱乙揆一抱拳，倏的展開他那本門中九九八十一下蝴蝶手；看去翩翩飛舞，似乎和擺空架式的花拳繡腿一樣，實際正是本門第一種難練的功夫，非得內功到了登峯造極之境，纔能運用自如。邱乙揆雖不會這一手，却認識此拳，別看他赤手空拳，也不敢待慢，當卽也施展出本門劍術，纔敵住了大力黃能。這一場惡鬥，四人各顯身手，畢竟棋高一著，邱勝二人不幸，又落在醜峒派之手。

#### 第四回 四角戀愛

崔仁虎一家父子四口，全都避居西村一位姓錢的親戚家中，同時志精一兄妹和李三姑三人，以及李三姑所帶的兩名侍婢，四員頭目，除了魏貞本因被飛刀僧扎傷擒去外，其餘五個人都到了西村錢家，不過



錢姓是個鄉村農戶，經濟人家，忽然來了一門親戚，倒還能對付着招待，偏又加上李三姑等主從六人和精一兄妹，竟平添了十二口口糧，鄉間人如何受得了，李三姑精細，早就想到，不等人家開口，立命使婢從行囊中取出一封一百兩的銀錠子交與崔家老夫婦，請他們轉送錢家，作爲一千人的伙食費，用完了隨時說話，決不叫他們爲難。崔家還要替人家客氣，李三姑那裏肯收回，從此這些人的用度，全由李三姑開支，最可笑是長毛拳出錢養活老百姓，這也算是天地間一件奇聞了。不言李三姑等暫時借居西村，掉過筆錄，再說柳花娘當夜被人劫走活寶崔仁虎，自己與飛刀僧合力與敵人拚了一陣，還是讓人家從從容容的逃了回去，這還不算，一會子又有人來報告崔仁虎的父親崔永福和長子崔仁龍也被人劫走，還將守衛用啞穴法點倒在花叢裏，柳花娘聞報，心裏說不出的氣惱，沒處發洩，一伸手抓起桌前一把江西五彩細磁茶壺，拍的一下，摔在地上，立時粉碎。傍邊坐的飛刀僧心裏也十分驚扭，他明白柳花娘是捨不得被自己用飛刀擒住的那個小白臉，未免有些酸溜溜的，心說如今妳的心上人仍就被人劫走了，妳還是摸不着，何苦來。他心裏如此想法，口裏却不肯露出來，見她煩惱，就假作安慰實似譏諷的向她說道：「別難受了，人也跑了，還氣什末，這大的湖南地面，難道除了這個小子，真找不出第二個來了嗎？」一句話說到柳花娘心裏，一來畢竟有些不好意思，二來也怕和尚吃醋絮聒，便假作不經意的神氣說道：「誰希罕這末一個膿包？我是在納悶，這末一個鄉下孩子，那來這末些好手助陣呢？真是怪極了。」飛刀僧一聽，慢吞吞的說道：「這不是極容易的事，昨晚我不是打躺下一個人嗎？把這個小子叫上來一問，不就明白了嗎？」一句話提醒了柳花娘，忙不迭叫人把昨夜逮住的人帶上來，不一時見兩個頭目押着一個大漢，走到階前，兩手反綁着，

足下一蹶一拐的似已受傷；這正是和尙昨晚給了他一飛刀的緣故，總算我佛慈悲，用的乃是無毒飛刀，所以魏貞本尚無大礙。柳花娘一見魏貞本一頭長髮，裹着黑色包頭，一身黑衣褲，雖看不透是那種人物，但見他長髮不雜，心中疑怪，心說怎的跑出一個人來了？邊想邊看，一回，隨喝問道：「你姓什名誰？是崔家什末人，何以竟敢夜入公館，劫走人犯，同黨還有幾人？現在藏匿何地，快說實話。」兩邊頭目，聽柳花娘問完，早又一聲吆喝，命他快說，這種吆喝，名爲「堂威」。這是爲要表示問話人的無上威嚴，這些腿子纔有此同聲吆喝，有時也真能發生嚇人的效用。可是此刻遇到魏貞本，竟一些兒也沒把這幾聲吆喝放在心上，依然行所無事的站着，一語不發。柳花娘見此人氣慨不同，心中懷疑，便改了面色，和聲問道：「究竟你們是那裏來的？」此時魏貞本見柳花娘面色轉和，却錯會了意，他以爲柳花娘已經看出他的頭髮和服裝，知道是自己一家人了。他對於李三姑，願和柳花娘對面的意思，表面上是知道的，內容裏更不了解。他以爲李三姑和柳花娘原是一家，不過在事先不願讓柳花娘知道，此刻人也救了，事也過了，爲求自己得以早早放回，自然對柳花娘說明爲是，豈知大謬不然，所以今後李柳二人發生不可消解的冤仇，鬧得風波萬丈，也正誤在魏貞本此刻的一句話。此時魏貞本見問，便向柳花娘重又躬身施禮，口稱頭領，柳花娘一楞，正要追問，又聽魏貞本高聲答道：「部下乃紅旗隊第一隊李總頭領標下帶領第五次隊頭目魏貞本。」他這一報官銜不打緊，不由柳花娘猛然想起一件事情來。原來昨晚柳花娘和李三姑交手之時，李三姑在無意中會喊過一句「好個實解的招數。」當時柳花娘聞聲似極稔熟，苦於一時間想她不起，此刻魏貞本不打自招，柳花娘立即明白他是李三姑部下，心裏頓時起了一陣異常嫉妬的毒念，暗說姓崔的果然又是

她的寶貝，一念未畢，反倒放和了面色，誘着魏貞本笑道：「原來你是李三姑所差，」說完了又故意咳了一聲道：「李頭領怎不跟我來明說呢？昨晚她想必也來了。」魏貞本那知柳花娘的奸狡，見她自從自己報名以後，面色大和，知道決無大礙，就一老一實的說了個一字不遺，只有救出崔家三人以後投奔西村一節，他却不知道，所以不曾提起。柳花娘此時已斷定李三姑二次與自己爭奪面首，心中真是又妬又恨，偏又敵她不過，當時面上不露，心裏却在盤算，這姓魏的小子，決不能讓他生還李部，於是倏的一變臉，命部下將魏貞本加上腳鍊手銬押在黑房，專候後命，倒鬧得魏貞本稀裏糊塗，不由發了牛性，大嚷起來，却嫌遲了，立被衆人押了下去。

柳花娘問明了魏貞本以後，心中說不出的氣忿怨毒，悶悶的連晚飯都不想吃，把一個飛刀和尚撇在傍邊，好不懊喪，自己覺得柳花娘一心都在那小子身上，連自己都不眠不睬，和尚失戀之餘，自然也自無精打采，回到桂花廳睡覺去了。這裏柳花娘一人默坐房內，一心要報奪美之仇，常言說最毒婦人心，居然給她想出了個惡毒主意，要害李三姑身敗名裂，這是後話，此時仍要說到西村這班人的情況。崔仁虎自被飛刀砍傷，那本是喂毒飛刀，幸虧柳花娘立向飛刀僧要了解藥，給他敷上，她是別具私心，因盼仁虎早一刻痊愈，便可早一刻和他真個鎖魂，所以那一日又一黃昏的短短時間中，仁虎經柳花娘療治兼施，毒性早已化解，只覺體力未復，神志疲憊而已，及至回到西村，又經李三姑取出好些名貴的散毒提神諸藥，給仁虎服用，自然比在柳花娘那邊，又是不同，不消幾天功夫，早已恢復了原來健康。

當仁虎一家避到西村之時，李三姑惦念着巴陵境內，不得不暫先帶了兩個頭目回到沅地，這裏留下兩

名侍婢，名義上伺候眞眞，實際上却爲伏侍仁虎養傷，另一名頭目，却是留此聽候差遣，她佈置已畢，匆匆別了衆人，自己回巴陵，臨行與眞眞約定五日必返。自她去後，仁虎每日伏在內宅養傷，除了和精一閒談而外，也和眞眞日常在一處言笑。他自從那晚被眞眞救出以後，起初並不知此女是誰，在生死呼吸之間，也無暇考慮別事，心裏只銜了一種簡單感激而已，及至回到西村，時時與眞眞晤言一室之內，覺得她不但秀外慧中，而且特具一種嫵淑秀逸之氣，與李三姑的豪邁俊爽，明快伶俐，又是不同，正因爲她是自己至敬至愛的師友志精一的妹妹，又且聞名字內大俠飛天神龍的姪女，尤其在營救自己之時，以如此盈盈弱質，竟能背負壯男，飛越重房疊屋，奔跑十餘里路程，也真難爲了她，也真十分佩服她；畢竟是家學淵源，名下無虛。所以在此一幕驚險場面之後，仁虎對於眞眞，在感激救命大恩之外，本已發生了十二分的敬愛之心。在這短短的療養時期內，又與眞眞朝夕相晤，言談之頃，益發覺得這位俠義的小姐，畢竟與長毛式的李三姑不同，更不必提到淫娃柳花娘。仁虎本係一個練武的孩子，對於兒女情懷，從未縈諸心上。自從遇見李三姑之後，纔知道女子自有女子的一種長處，尤其一個年青貌美的女子，身懷高藝，居然領着一部份男子，指揮如意，號令嚴明，一絲沒有越軌的行動，求諸今日士大夫之間，尚不易見，眞是一件極難得的事。至於她對於自己的一片深情，因她從未露骨表示，所以仁虎實還不甚懂得，有時雖也覺得李三姑的嫵媚動人，但轉念間總覺得這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女魔頭，自己是一個平常老百姓家的子弟，與她的階層間，不啻相去萬里，故而只有對之敬服贊佩，却根本尙無一絲兒情苗。獨有對於這位志眞眞，第一件令人心裏不易磨滅的事，就是她曾經冒了萬難，將自己從賊人手掌中營救出來，第二件她正是自己平

生唯一知己的親妹子，自己愛屋及烏之意，對於她也就跟對別的女人不同，第三件眞眞那一種貞靜幽嫻的處女美，自更非飽歷風塵的李三姑所能並比。有了這三種因素，仁虎對於志眞眞不禁漸漸又變了一種愛戀之心；他偏不想想，如果沒有李三姑的念茲在茲，眞眞怎會去救他？那幾天李三姑已回巴陵，仁虎精神恢復，體力未健，每日只在家裏和精一兄妹談文論武，與眞眞更是投契。再說眞眞呢？她是一片純潔天真的處女心情，對於仁虎本也同對他哥哥精一一樣恭敬，不過所不同的印象，就是自己去救仁虎時，在窗外見到的那一幕，在她的本心，那時她本不願再進房營救，但是一來知道事關重大，萬不能因爲自己避嫌，至使功敗垂成，二來受了李三姑所託，應承了這個艱巨困難的使命，到了如此關頭，焉能不顧一切，拂袖而去？這纔硬了頭皮，給了柳花娘一鏢，先將她嚇跑，然後纔將人救出，如今事已過去多日，不知怎的？每與仁虎相對之際，一經想到這一點上，彷彿在自己與仁虎間，立刻起了一層不純潔的微障，自己便不敢再坐在仁虎對面，彷彿她那時在窗外那種又羞又怒的心情，立能被仁虎看透似的。除此種印象以外，她彷彿有些明白李三姑對於仁虎是非常關切，她又彷彿知道仁虎和李三姑相識在先，他們兩人間是有一種高於一切的情感存在的；這是她從李三姑平日背後對於仁虎的論調，和李三姑亟於營救仁虎那兩件事中看出來的。所以她常着李三姑時，總不甚願意和仁虎十分接近的。然而這幾天偏偏李三姑回巴陵去了，哥哥精一總是陪着仁虎，自己因爲哥哥的緣故，所以總跟仁虎在一起，再看仁虎對於自己，好像有些異樣，怎樣一個異樣，自己又說不出來，又不好去對哥哥講，每到晚上臨睡之時，躺在床上想想，明天無論如何，不想再到前邊去了，只在自己房內坐着吧。可是到了明天，不由己的又跑到哥哥那邊，依然和仁虎等又說又笑

的了。她又時時在盼李三姑回西村來，但有的時候，似乎又不願她立刻回西村來。這種矛盾的心理，連自己也不明白是怎末一回事。

轉瞬間五天的期間已到，李三姑已從巴陵回到西村，她問起魏貞本頭目有無消息，和臨湘縣對於權仁虎父子逃走後有無舉動這兩件事，衆人都說並無舉動，也無消息，又打聽柳花娘已否回轉她自己的境地，纔知她並未離開臨湘，依然耀武揚威的在縣裏住着呢。李三姑聽到這種消息，心下十分狐疑，她是一個心細而有見解的人，料定柳花娘對於仁虎的事，決不甘休，又知魏貞本被擒，至今未釋，不但自己形藏，必從此人身上敗露，料她必有下文，倒不能不謹慎防備。她去巴陵五六天，心裏着實惦記仁虎的傷勢，回到西村，第一件事便是問仁虎的傷勢，見他精神已經復元，心中也自歡喜，不過此次與仁虎相逢，不比在羊樓路上那時節，左右並無一人，自由自在，如今却是連他父母兄長，還有精一兄妹多人在旁，自己多少要避些嫌疑，更見仁虎對己，神情寞落，與前不同，冷眼看他似對真真十分情熱。心中感到異常空虛。

一個清晨，閒坐無事，信步走到後而竹園內去，本是毫無目的，鄉間人家本無花園足以賞玩，祇有竹園既可飼着鷄鵝等家畜，更可隨時吃筍，因此南方人家竹園，也是一種生產。李三姑還是初次觀光。走進園門一看，綠沉沉一片，照眼皆碧，那些竹子，都有手臂粗細，高可二三丈，新篁翠篠，襯着一片蔚藍的天空，青天上又浮了幾處白雲，在這種環境裏，翠竹青天，白雲紅日，相映交輝，自然流露出—種天然美麗的色彩和恬靜幽雅的風味。竹林下邊有一條窄窄的草徑，傍着一帶曲折的淺溪，漸漸伸入林內，李三姑覺得這一點小園林雖無泉石花木之勝，却自有牠一派清曠之致，足以流連，就沿着小溪，向林中緩緩行

去，走出百餘步遠，見面前橫着一條小板橋，雖無赤欄玉柱之崇，却具野渡平塘之勝，小橋過盡，有一方由溪流積成的一方小池，約有畝餘方圓，碧波晴漪中，配上兩三只雪一般白的鵝兒，悠閒自在地游憩於一樹柳陰之下，那株柳樹，倒似有了年代，鐵一般的樹身，橫臥在水面上，探出一丈多去，彷彿從池中重又昂起頭來，纔一枝枝紛紛披拂下許多碧綠的枝葉來。柳絲拂到水面上，從池中倒影出許多金線，蕩漾在微風朝日之中，半枯的柳葉兒三三五五的飄在池面，由這些鵝兒鴨兒唧唧的銜了去。李三姑望着那兩只鵝兒，覺得肥白的可愛，正自神怡心曠的當兒，忽見前面叢樹中衣衫一晃，便有一個穿淺藍色大褂的人從隔溪漸漸走來。李三姑眼尖，見到人影，早已認出他是仁虎，不由心中一動，本想迎上前去，忽一轉念，覺得自從此次巴陵回來以後，仁虎每遇自己，常常似有故意迴避之意，起初以為偶然，後來始覺並非自己多心，仁虎確有此種意思，心裏未免有些不樂，此刻竹園中無意相值，如果他真有避我之意，反去趕着他說話，豈不無趣？她想到這裏，就背過臉來，站住不動，假作觀看鵝兒，且不理他，看他如何。不一會聽得身後一聲窸窣，似已走近，李三姑不知怎的竟沈不住氣起來，不由心中突突的亂跳，但仍是背立着不去理他，忽聞仁虎叫道：「李三姑，您真早吓，用過早飯了嗎？」李三姑一聽仁虎語聲，說來奇怪，一顆芳心，却更跳動的厲害，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面色是紅是白，一時強作鎮定，回過頭去，向仁虎望了一眼，嫣然一笑，答道：「你也不晚吓，」一句話說過，兩個人都一時無話可說，停了一停，李三姑又笑問道：「一大早你上這兒找誰來了？」仁虎覺得她所問有些奇突，不由略呆一呆，便接口道：「那末您又找誰來了呢？」李三姑聞言，不由從鼻子裏哼了一聲，自言自語說道：「我纔無人可找呢。」仁虎聽了她這句

話，竟如不會聽見一樣，毫未答答。稍微站了一站，便慢慢踱了開去。李三姑不知怎的，心裏只覺一陣惶惑，惘惘的望着仁虎後影，一句話都說不出來。轉眼仁虎走出園門，早已看不見影兒，李三姑兀自望着那扇園門出神。偏偏就在這時候聽得園外似有笑語之聲，仍是仁虎的聲音，李三姑正側耳細聽時，見園門口人影一晃，第一個進來的是志精一，第二個是他妹妹真真，跟着就是崔仁虎，似乎緊挨着真真正在說一件什末可笑的事情，真真聽了，也正在笑逐顏開的往前走。李三姑雖已見他們進來，精一正在看那面的溪流，真真正正在和仁虎說話，似都不會理會李三姑，如在平時，李三姑早就出聲招呼他們了，獨有此時，她却默然不語，站在原處，既不呼喚，也不向前，連自己也不會覺到自己的態度，有些失常。正在這個不可理解的局面之下，真真偶一遠望，早看見柳陰下似有婦女衣角飄動，像是李三姑，忙蹲下半身向樹下望去，果然是李三姑，也不會留神看她的面色容態，便嘆了一聲道：「李姑姑一個人站在那兒幹嗎？」說完了便放開嗓子喊了聲「你在看什末呢？看的那末出神？」李三姑聽到真真的呼聲，分明是向着自己，不知怎的一轉念間，覺得她既不會叫着自已姓名，樂得裝個聽不見，不但想裝聽不見，而且此念一起，竟欲向那一面的小門中走出去。但是剛一移步，忽然想到自己半年來和真真的交誼，以及真真那種溫順淑敏的性兒，不由心裏一軟，立即站住了脚，回過頭來，遙向真真隨口笑說道：「你來吧；這兒正有個好瞧的玩意兒呢。」真真秉性純厚，信以為真，便忙說道：「什末好瞧的玩意兒？」邊說就邊跑過去，李三姑真真真跑過來，就留神仁虎的舉動，果然仁虎也緊緊的跟了過來，湊在真真肩下問道：「什末好瞧的玩意兒，我也瞧應不成？」真真雖是一片天真，但近來對於仁虎，有時竟常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發生出來，此刻



見他湊到肩下，忙不迭閃避一傍，一面不由得向李三姑臉上瞟了一眼，只見李三姑正對着自己，在微笑中，真真臉上紅，向李三姑問道：「敢情是你鬧鬼呀？」李三姑聞言，嘿啾笑了一聲，隨手指着一隻鸚鵡兒說道：「你看！這一對兒不好玩嗎？」真真雖知她信口胡說，但並不明白李三姑的真意何在，也不懂他語含諷刺，只淡淡的向她笑道：「你真會開玩笑。」也就不再注意她的言動，此時精一也走到近邊，和李三姑招呼道：「李姑姑這大早到這兒來，真好興致。」李三姑先不理他這句話，只望着仁虎微笑，仁虎聽李三姑向真真所說那些半真半假的話，似在有意無意之間，心中忽然似有所悟，此刻又見李三姑向自己微笑，可是這種微笑的神情，顯然是含着一種意義的，也就訕訕的向李三姑一笑，假作看花，竟自走了開去。這裏李三姑雖是滿腹的不高興，究竟不便流露出來，便挽了真真一只手慢慢沿着溪流，走了回去，精一也找了仁虎，跟在二人後邊，四個人彷彿各有會心似的，一路走來，連一句話也不會說，正在如此靜寂的空氣中，忽然從牆外傳來一陣令人懷疑的馬蹄和鈴串之聲。

李三姑突然止步，仰首向空，凝望天際，正在側耳細聽，精一也向仁虎說道：「奇怪，這西村乃是個偏僻所在，向無車馬，這是那裏來的蹄聲？」李三姑一聞精一之言，自然更加注意，忙拉了真真，三脚兩步，跑出竹園，剛走到正屋外面，就見自己貼身使婢春蘭匆匆忙忙的迎上來，叫了一聲「頭領。」李三姑知道有事，忙問道：「外邊來了什麼人嗎？」春蘭答道：「羅師傅和黃在勞黃頭領剛從巴陵到來，說有要緊事要面稟頭領。」李三姑一聽羅師傅忽然到此，心內一驚，忙問道：「他們現在那裏？」春蘭答道：「都在廳上候着呢。」李三姑向真真等三人說道：「我到外面看看，怕是巴陵出了什麼事了，你們先請進

去吧。」一語甫畢，早已帶了春蘭，直奔外廳而來。李三姑離去後，真真皺了眉向精一說道：「怕的巴陵出了什末重大的事情，不然的話，羅師傅不會來的。」仁虎便問這羅師傅是什末人？真真邊走邊說道：「李姑姑部下共有一千二百人，分四個大隊，每隊由一個大頭目帶領，一大隊又分爲六個小隊，每小隊五十人，由一個小頭目帶領，魏真本和姜誠都是小頭目，她自己也是紅旗隊第一總隊頭領也叫總頭領，她下面除了四個大頭目以外，還有一個總教師，大衆也叫師傅，地位在頭領之下，大頭目之上，來的這個羅辟，就是總教師，所以大家稱他羅師傅，大凡頭領出門，師傅就有代拆代行的權限，如今連他也跑來了，所以懷疑巴陵或是出了什末事情呢。」

李三姑帶了春蘭，從外面進來，真真見她柳眉微蹙，妙目含威，一臉的怒容之中，還帶些愜惑不安的神色，坐將下來，半日不語，精一仁虎真還不會見過這位嫵娜風流的女頭領，一經震怒，竟有如此禮不可犯的威嚴，更是仁虎心中，益發覺得女長毛畢竟是女長毛，好便好，不好翻臉準不認識人，一面想着，說也奇怪，他對於李三姑竟生了畏懼之心，當時和精一使了個眼色，雙雙立起身來，說暫到外面去去就來。李三姑正自坐着尋思，見他們忽然要走，望着仁虎，似乎有話想說，又不能說的神氣，倏的臉色一變，掉轉身去，望着窗外，真真從傍冷眼看她，見她端立窗前，屹然不動，一個苗條美艷的女兒家，立刻顯出一個威武凝重，頑強堅毅的一個後影，誰說不是跟平時那種春情膩貼的歡喜龐兒，正成了一個相反的角度？李三姑見仁虎拉了精一，匆匆就向外走，對於方纔從巴陵來的羅師傅等一千人，因爲何事到此，竟連問都不問一聲，他這種漠不關心的態度，真令李三姑心中委屈到萬分，也就別提感觸到什末份兒上了。她

呆在窗前，正望見仁虎的後影，毫無留戀的向外走去，一路漫興精一有說有笑，似乎把自己所遭的事，連一絲一毫都沒放在心上，也足見得仁虎的心中，沒有自己絲毫可以立足的地方。李三姑此時可說是內憂外患，一齊都上心來，呆呆的望着窗外發楞。真真從未見她有這種失魂落魄的神情，心內十分奇怪，知道她必是因巴陵帶來了什麼不好的消息，忙走到李三姑身後，一手挽住她問道：「巴陵來人有什麼緊要事情嗎？」李三姑聽身後有人問話，一時收回了自己的心猿意馬，回過來一看，竟是真真，二人離的近了，見真真面上露着十分關切的神情，一對春星般的眸子，亮晶晶的望定自己，嘴角邊似乎還有說話，是個要言不語的樣子，那一付吹彈得破的水紅色臉蛋兒，配上一雙明秀的眸子，一張鮮紅的櫻唇，露出扁貝似一口又白又齊的糯米牙，厚弧微露，半吐春鶯似的說道：「好姊姊，今日爲什麼這樣憂急？難道巴陵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李三姑被她那樣天真的態度和純摯的感情所動，不禁握了她的手嘆了口氣說道：「這些事也可說都在我意料中的。」真真見她恍恍惚惚的仍未說出個所以然來，便釘着問道：「究竟什麼事早在你意料之中呢？」李三姑一面拉她坐下，一面對她說道：「方纔羅師傅帶了兩個大頭目特地從巴陵趕來，報告一宗消息，就是那天我們去救崔家父子之時，魏貞本魏頭目偏偏被柳花娘擒住，她一經審問魏頭目，自然知道是我做的事，那個婆娘上次爲了王家兩個寶貝兒子，早就跟我發生了誤會，那經得起再將個心上活寶崔仁虎又給我們奪了回來，她自然心裏不平，竟悄悄煩人到洪姑姑那裏奏了一本，據傳聞她說我廢她紀律，擅離汛地，倒處擄掠，還有什麼自相攻殺，妨礙行軍，謀爲不軌那些重大條款，又聽說洪姑姑也信了她的讒言，已經專差派下南中王部下大頭領張得勝夫婦卽來巴陵查辦。我雖不會犯這些條款，當然也不怕

她，可是細想起來，這些事情，我本可以不管的，只爲一時熱心，纔使惹火燒身，弄到自己頭上來。」真真覺得李三姑此言，頗有怨艾之意，與她過去一貫的明快作風，迥不相同，心中雖覺奇怪，但也猜不透她是何意，便安慰她道：「我想真金不怕火煉，別人不知，我就敢保險，對於這些條款，你一件也不會做過，難道上面會只憑一面之詞，就來處分你嗎？」李三姑聞言，又嘆了口氣道：「我的小姐，你那裏懂得外邊的門道兒，越是公事上，越是沒有道理可說，只要有人情，什末都可以不了了之，我在洪姑姑那裏，雖承她看重我，倚爲腹心，但是我們兩人之間，一點私交都沒有，我更向不肯走她左右的門子，仗着我自身，向來行得正立得正，左右這班人對我無可奈何，柳花娘呢？可大大不同了，聽說她有好幾個舊日的相好，如今都在洪姑姑帳下當差，很能說得上話，這次的奏本，多半是這些人，替她幫忙，這回派來查辦我的張得勝，就是柳花娘昔年面首之一，所以這回的查辦，說穿了就是她們這一班人做好了圈套來叫我望裏鑽的，你說還能有個真是非嗎？」真真聽罷，纔知長毛裏面的人事問題，敢情也同官家一樣的腐敗，她是一個天真的小女子，自然更沒好的辦法來應付這類黑暗的公事，只好愁眉相對的問道：「那末你既得到這個消息以後，打算怎樣應付她們呢？是不是先回巴陵呢？」李三姑道：「我此時還拿不定主意，已經打發羅師傅原馬回轉巴陵，叫他先把地面應付好了，不讓別的事故，我自己過一兩天也需回去一踰，你不是是同我一起回去？」她這句話問出以後，立即暗察真真的神色，果然真真皺了眉道：「我和哥哥已有半年多沒見面，這次好容易在無意中重逢，還想一同出門去訪問叔叔的下落，一時不想再回巴陵了。」真真這幾句話，原是她肺腑之言，但是一入李三姑之耳，立刻覺得是一種推托之詞。她眉尖一挑，含笑說了句

「也好，」也就不往下再講，只默默的坐着出神，真真實在不明白李三姑的內心，見她聽見自己不去巴陵，有些不大高興，回想自己和她萍水相逢，承她十分愛好，她這人雖是陷身叛逆，本身行爲心地，却甚光明厚道，尤其遇下嚴明，駐扎巴陵，地方上秋毫無犯，民間口碑載道，這樣的人，也正難得。至於對自己的一心愛護，也真不亞於同胞手足，此番她受了奸人陷害，說不定會遭受困難，我如一口咬定不回巴陵，不啻遇了急難，胆小畏事，才棄而他去，未免不是俠義形藏，好在如今哥哥有了暫時安身之地，我不妨仍隨她回轉巴陵，哥哥住在這裏，與巴陵相去不遠，我也隨時能來看哥哥，哥哥也隨時能去看我，何必定要守在此地，再說叔父行雲流水，更不易尋訪，倒不如決定仍陪着她，免得結果鬧得一事無成，反倒變成事急棄友，不夠朋友，落一個褒貶。真真默想多時，纔盈盈走到李三姑跟前，拉住她一只手，低聲笑說道：「我陪你同回巴陵吧，怎末樣？你歡迎嗎？」李三姑倒真想不到真真忽然又變了主意，而且更不明白她爲什末忽又變了呢？因此只呆呆的望着她不語，心想莫非她已看破了我的心事？爲避嫌起見，纔故意躲閃姓崔的，而同了我回轉巴陵嗎？李三姑爲愛情所驅使，致使她神思不定，舉措失常，此刻對於真真這種猜想，也正是精神恍惚不寧的表現。真真見她望着自己，呆呆不語，不由笑說道：「你怎末了？在想什末心事呢？」李三姑這時彷彿聽見真真有疑笑自己的意思，忙遮掩道：「不，我是在替你想怎末樣去找你叔叔呢？」真真開言，歎了一口氣，低頭坐下，顯出十分愁悶的神氣，李三姑反倒安慰她道：「你別着急，憑着我還能幫你想法找尋呢。」她二人各懷心事，誰也不能直訴腹心，彼此雖也互相憐惜，但在此錯綜複雜的戀愛氛圍中，不由得將往日姊妹間的情份減退了幾分，幸而真真性情和婉賢淑，不忍看着李三姑

孤身上道，又念在過去相待的情分，決意陪了她回巴陵，當時經算解決了李三姑一件心事。

但是愛海波瀾，決不如此平凡，也就是所謂好事多磨，李三姑因本身問題，不能再在西村耽擱，必須趕回巴陵，可是一來捨不得與仁虎遽爾分離，二來因鑒於仁虎的變態已顯然正在愛着真真，自己未免心勞日拙，如今一回巴陵，是自己與仁虎愈遠，而真真與仁虎愈近，所以纔有仍約真真回巴陵之意，當時雖經真真婉拒，但後來真真恐傷李三姑平日相待之情，竟又慨然答應她的要求。論理說李三姑應該稱了心，偏偏李三姑還不是那種自私自利的人，同時愛情這件東西，不但力量非常偉大，而且真正純摯的愛情，反有使人趨向犧牲自我的精神，和成人之美的美德，這正是與那種用之不正的姦殺奸殺適得其反，也正是每個人本能上優劣不同的表現。所以李三姑到了晚間，睡在床上，重又將帶走真真這件事仔細考慮了一下，覺得以真真的美艷賢淑，和仁虎的少年英俊，誰說不是門當戶對的一雙璧人？自己呢？畢竟是一個闖蕩江湖的人物，天幸太平軍固能聲掃虜庭，統一華夏，自己更成了一個鼎天立地的女英雄，所以不論成敗，以自己的身份地位，是不是能與仁虎成就百年之侶？恐怕怎末樣也比不上真真來得合適，真所謂是齊大非偶。自己這樣一想，深覺縱然設法阻礙了真真與仁虎的愛程，於自己究竟有何益處？也是李三姑生就癡情，纔有這類近於癡呆的意念。這一夜中，她爲此專意不會合眼。

崔家和精一等因李三姑就要回到巴陵，便商量着要替李三姑餞行，雖經李三姑一度謙謝，那裏能够。當夜就在後廳中設下祖帳，擺下一桌上等酒席，上面設了兩付杯筷，兩個坐位，一時大家入席，推着讓着，李三姑當然坐了首位，次位便是真真，仁虎當時並不知道真真也要同走，一見真真坐到次席，立時面

現驚詫之色，悄悄向精一探詢之下，才知內容，不知怎的，臉上立刻現出不自然的顏色。恍恍惚惚的站在那裏，兩眼望定真真，面上那種欲哭無淚的情形，真是說不出的觸目，真真此時，有什末看不出，不過格於禮教，當了衆人，也只有默默不語，竟至終席，未發一言，說也不信，這一對少年男女，在事實上誰也不會向誰表示過如今社會上流行的那個普通名詞『妹妹我愛你』，但誰也解得誰在這一席離筵別宴中的內心苦楚。旁邊的李三姑更是何等聰明剔透的心腸，冷眼看着崔仁虎，本是興高彩烈，招呼這樣，招呼那樣，十分殷勤，自從一見真真坐到次席上來，立刻變了一副面色，坐在那裏，木頭人似的連一句請用都不會講了，最可笑是崔仁龍替真真斟上一盞酒，恭恭敬敬遞了過去以後，崔永福又叫仁虎也照樣敬酒，偏偏仁虎瞪着一雙虎目，充耳不聞，仁龍遞給他一只斟滿的酒杯，意思是也叫他送到真真席前去敬酒，誰知仁虎糊裏糊塗擎着這杯酒，一仰頸子，竟自己喝了。鬧得永福父子，都沒了下場。李三姑看的清楚，忍不住要笑，又碍着真真和衆人，只好假作咳嗽，將手帕掩着嘴，背過臉去，向真真嫣然笑了一笑。誰知真真正低着頭不知想什末呢，也不會看見李三姑回視而笑，李三姑一看二人這種情形，心中激骨的一陣冰涼，直涼到了小肚子。不由得眼淚就要滾外掉，忙轉臉勉強忍住。從此時起，李三姑一顆芳心，整個兒在盤算這件事，那邊有心吃喝，懶懶的連一句話也不說。本來她自然要時時留心仁虎和真真的舉動，但到了此時，竟連正眼也不願再看了，她只以自己的口，問着自己的心，對於這樣一件使人傷心的事情，應該怎樣處置？又一想那是很容易的事，柳花娘的一切，不就是我的好榜樣呢？但是柳花娘是爲了肉慾，問題簡單，和吃好菜一般，只要吃到嘴就算達到目的，難道我也和她一樣？可惜自己的性情和目的，都與她不同，恐

怕沒有她那種勇氣，去作那種強人所難的事情，縱使作了，也沒有多大意味。她瞪着一雙澄如秋水的妙目，遙遙望着燈影下一件東西，那是一件什末東西，她始終也不會印到腦子裏去，也就始終沒有看見是一件什末東西？座中的人，除了仁虎一心一意都在真真身上，自然心裏說不出的苦惱，其餘只真真妹妹二人，內心各人有各人的苦悶。真真呢原是一個舊禮教下的賢淑兒女，縱知仁虎對自己十分相愛，自己對仁虎也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同情，但是畢竟平時語不及私，至多也就在和好親善中暗暗的互有心心相印的一絲兒情苗而已，當此乍離，自然免不了有些悵悵寡歡，可是事出無奈，就硬着頭皮也只有忍受的；這是中國從來知禮識教的女兒家的一種普遍心理。獨有精一，表面上雖是如沒事人一樣向李三姑敬酒敬菜，還說些感謝仰仗的話，內心却是在担着一種不適切的心事；因他本已看出李三姑對於仁虎的那種愛慕情殷，自從自己妹子救出仁虎以後，仁虎却偏偏對於真真非常愛戀，再看妹妹的神情雖沒有什末露骨的同情表示，但並不厭惡仁虎那種追求，他早就担心被李三姑所看破，他認爲李三姑無論如何和平，熱心，俠氣，終究是一個女長毛，真的惹惱了她，殺人放火，何事作不出來？何況李三姑對於崔家和自己兄妹那樣好法，全是爲了仁虎，如果自己妹子不識高低，奪了她的所愛，怕不也會作出和柳花娘一樣的事來？精一担的是這份兒的心，但也不便跟妹子明說，今天這一席，眼看仁虎失魂落魄的和木頭人一樣，坐在席上發楞，真真低頭不語，二人的形景，雖尚未必爲全席人所看破，可是自己心裏明白，只怕瞞不了李三姑的一雙銳眼，果然一會兒的工夫，細察李三姑的神情也漸漸有些異樣了，人和她說話，常常所答竟非所問，平時她總是談笑生風的，今天却默然不語，時時呆望着窗外，尤其這席不會向仁虎說過一句話。精一心說這事情可要



糟。可笑這一桌餞行酒，各人含了一肚子的心事，就此草草終席而散。

李三姑原與真真同住一室，此時席罷回房，悶悶的坐到床上，伸了一個懶腰，向後一躺，真真正在床前梳頭桌邊晚裝，李三姑在側面靜靜的看她梳洗，燈光下望着她的麗影，真個是螭首蛾眉，雲鬢霧鬢，半袒着衣領，半捲着臂灣，柔荑般的手指，和嬌躋般的粉頸，越發看得光彩煥發，肌裏通明，那一種花月爲容，冰雪爲神的姿態，實在清麗絕俗，壓倒羣芳，正是我見猶憐，誰能遣此。不禁呆呆看出了神。真真偶一回顧，見李三姑正在凝視自己，倒被她看得有些不好意思，哧的聲笑了出來，問道：「你老瞪着眼，瞧我幹什末，是不是想把我吃下肚去？」李三姑見她輕聲淺笑，薄怒微嗔，益顯得十分嬌媚，覺得平時從不曾見過真真有這種神態，李三姑實在愛她的美麗，頗覺消受閨中膩友的一顰一笑，其味實有勝於書眉者。同時便感覺到如此又美慧又賢淑的好女兒，我怎能不成全她呢？自己想得遠了，只呆呆的不去答理真真的話，真真也覺她今晚神情頗有異處，似乎明白她的心思，又似乎不明白她的心思，有幾句話，想說出口來，可是終於沒有說出口來。李三姑見她欲言又止的神氣，也不去問她，只慢慢的坐了起來，緩緩的歎了一口氣，就走到後面小屋裏去梳洗去了。到了夜深人靜，真真早已睡着，李三姑翻來覆去的在想心事；她想的是自己是不是應該占住仁虎，不讓第二個人占有他，以自己目前的勢力，很可以做到這一步，但是這豈是我的本意，如果這樣做，仁虎與我能有美滿的結果嗎？在仁虎未遇真真以前，自己頗可左右仁虎，這孩子也不會不聽我的話，但是如今不同了，他和真真，顯然已是互愛，仁虎又不是那種鄉下孩子，他是一個剛強自負的青年，如果自己以勢力或是陰謀將他奪了過來，他豈能甘心受我的箝制，徒然生了惡

感，男女之間，如一旦生了惡感，縱然他過去曾受你許多好處，也不會再念你的好處，而只記你的壞處了。何況自己目前的環境，也實在不能使一個民家子弟死心塌地的娶了自己，作一個賢母良妻，倒不如將眞眞仍留此地，自己一人回轉巴陵，仍去度着那種海角天涯的生活，何必苦苦爲情絲所縛呢？李三姑想到此處，重又想起在壁虎崖邂逅仁虎的那一個遇合，想到自己一片癡心，得罪了柳花娘，纔惹出目前的事故，這都爲着誰來？自己和眞眞半年以來，情如手足，她也真值得人的憐愛，只可恨仁虎，自己對他如此關心，居然毫無留戀餘情，把我李瓊當作什末人物？想到此不禁柳眉微挑，心中一股幽怨，又擰了上來。既而一想，難道我能成全眞眞，反不能原諒仁虎嗎？男女之愛，出於自然，絲毫不能相強，尤其我爲他落到這般情勢，他心中對我都毫無感念，如此薄倖人，我正何必強他愛我，況且他雖不愛我，憑良心說，我仍是照舊愛他的，既愛他何不成全了他？李三姑雖是女流，生俱俠腸，自己又有一身驚人的本領；又兼幼年隨從師父孫堅習武時，孫堅本是一個飽學之士，因愛李三姑秉性聰慧，武事而外，兼授以文學，雖不是十載芸窗，文章詩歌而外，却已飽讀了不少異書，差不多的村學究，眞遠不如李三姑的博學多聞，試想如此美質，她的思想，當然有獨到之處，所以一念之下，斷然決然的變了主意。

李三姑的主意定了，到次日她先不說留下眞眞，只推說自己身體感到不舒適，要緩一天回去，等到那天晚間，她躺在床上，纔將眞眞叫到床邊，故意對眞眞說道：「我本想約你同回巴陵，但是今天細一考慮，柳花娘上次失利之後，早已知道是我使出來的招兒，一直到如今，她都不會有什舉動，也許她願忌有我在，現在我一回巴陵，她許就會再來尋事，雖有仁虎和令兄在此，究竟力單，所以我想把你也留在西

村，萬一她來，到底多一個人手，你看我的主意如何？」真真本不知她用意何在，還以為所慮是實，也就答應留下來保護崔家二老。李三姑見真真已允留下，就決定了次日午前回轉巴陵，當時大家不明袖裏，也無話可說。只有李三姑爲了愛仁虎愛真真，纔委屈求全，犧牲了自己，遠遠的避開他們，這正是願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屬之意。

就在那天夜裏，正是五鼓以後，天明以前的那個時間，西村官道上，忽然聽到人嘶馬鬧，旗從紛紜，頓時驚醒了鄉村人家的好夢，田野間的犬吠聲和馬蹄聲，織成一片交響之樂，看看這片喧鬧聲來到錢家門首，立時一聲吆喝，所來的三百多名頭裹紅巾，身穿號褂的太平軍，一個個弓上弦，刀出鞘，將錢氏一座小小院宅，圍成一個鐵桶般的人圈子，爲首一名長髮裹巾的頭領，騎着一匹高頭大馬，馬後由一個小長毛捧着的一面大旗，旗的正中有一個斗大的張字，輝映在星光火把之下，馬前有四名健壯的長毛，手握長刀，將這位姓張的頭領捧佛似的圍在中間，張頭領耀武揚威，一聲令下，一面由四五個長毛走上去打門，一面由幾十個長毛在東西北三方牆腳下準備翻牆而入。這一打門，正是驚天動地的那種聲勢，偏偏屋裏的長工還當是長毛殺到西村，只嚇得躲在床底下哆嗦，死也不敢去開門，這一來可就惱了這位張頭領，立即鞭梢一指，數百名太平軍一聲吶喊，高叫聲「殺進去呀」，立即轟雷似的一聲响，將錢家大門撞開，大眾一哄而入。

精一仁虎被那些豺虎一般的吼聲從夢中驚醒以後，素知村中安靜，決無搶劫之事，大半是柳花娘來人報仇，忙不迭從床上躍起，各人提了兵刃，正打算蹤出去迎敵，早見兩條黑影從內宅飛來，臨近一看，正

是李三姑和眞眞二人，李三姑一見精一等，忙攔住道：「二位不必着忙，我方纔上牆頭已經看過，來者並非強盜，也非柳花娘所遣，乃是洪姑姑部下的頭領張得勝，必是奉命而來，換句話說，也就是特來拿我的，這裏面的原因，一時也無從說起，好在眞妹全知，你們將來問她好了，我深怕你們誤會，把事情鬧大，於你們不利，所以特來和你們說明。」精一聞言大詫，忙問道：「既是洪姑姑囑您回去，何必作這般張致，他們如此情形，李姑姑去了，能沒有問題嗎？」李三姑一聽精一問到這句，旁邊的仁虎反而一言不發，兩只眼祇盯住了眞眞，對於自己的話，彷彿並不關心似的，不由向精一苦笑了一笑，心中實在覺得又是氣忿，又是傷心，口黯淡說了一句「這就是我自作之孽，惹火燒身，好在事情無論鬧得多大，總是我們內部的仇殺，決鬧不到崔府頭上來的。」精一聽她所言，面上顯有一種悽決之態，心中也猜到幾分，忙又攔道：「我看來意不善，李姑姑千萬不可自蹈危機，憑你的身手，還脫不了這一羣手掌嗎？再不然，憑着我們大家的力量，也不能讓您吃虧。」李三姑見事到危急，聽了精一的話，十分感動，覺得此人畢竟是名門之子，頗有肝胆，却微笑道：「我當然不難脫出這一羣廢物的掌握，但是我此時萬不能走。」精一側着頭問道：「這却爲何？」李三姑慨然答道：「我如一走，你們這些人全完，就算你兄妹還有他……」說時向仁虎一指，又接着說道：「你們有本事闖出這一關去，崔家二老，豈不糟了，再說還有人家姓錢的呢？」一句话说醒了這三個人，都呆在那裏，做聲不得，這時正是外面的人撞開大門，亂哄哄向裏拿人的時候，那時機已是間不容髮，李三姑重又向仁虎瞟了一眼，纔回過臉來向眞眞說道：「我知道此去凶多吉少，好在我的事情，你都知道，你我萍水相逢，居然成了莫逆，總算有緣，此後如有機緣，我自會來看你，望你

善自珍重，不必將我這個飄泊流蕩的苦命人放在心上。」李三姑說到末後一句話，不禁有一絲兒哽咽，重復一咬牙，硬一硬心腸，轉臉又向着精一仁虎說了句前途珍重，便從從容容的大踏步向外面走了出去。

當李三姑從內室走到外面廳上的時候，正是張得勝帶了許多長毛頭目，搖搖擺擺闖進大門之時，一千人走到廳前，張得勝正想借着搜查李三姑爲名，耀武揚威的命人四面搜劫，不論是人是物一律帶了走，那知話未說完，一眼望見廳前階上端端正正站着一個武裝帶劍的女子，再一認正是自己奉命查辦的李瓊李頭領，李三姑在洪宣嬌部下，素稱紅人，便是洪宣嬌本人，知她文武兼資，性情正直，平時也是另眼相看，十分客氣，這種情形，凡是洪宣嬌部下，全都知道。別看張得勝未見李三姑時，耀武揚威，氣勢十足，他一心以爲李三姑怕死，一定要抵抗，又聽說姓崔的家中，有好幾個會武的，他只盼李三姑和姓崔的一齊出來抵抗，自己憑着人多，便可乘此下手，連打帶搶，決不落個空手而回。那知李三姑隻身受命，竟一絲兒也不強項，他又知李三姑素爲洪姑姑所重，平時在洪府遇見，誰也不敢不恭而敬之的尊稱她一聲李頭領，此時見她立在階前，一動不動，那種威武英挺之姿，不由得自己先軟了半節，忙上前一抱拳道：「李頭領，久違了。」李三姑原要看看他的來勢如何，一看張得勝以客禮來見，心說這小子調皮，豈得出醜，他既如此，自己自然也和他客客氣氣的欠身答道：「久違了，張頭領，恕我接候來遲。」說完了向傍邊一讓，隨接口道：「您想必是奉命帶我回部是不是？」張得勝雖則氣焰萬丈，却懼于李三姑平日的威望，此時竟也有些戰戰兢兢，一見李三姑開門見山，一語道破，而且洪宣嬌的命令，原不過令張得勝親赴巴陵查究實情，如果李瓊有不服調度之處，准其就地枷號，押解來京這些話，此刻瞧李三姑的態度，似乎並沒有

不服調度的意思，自己雖受柳花娘重託，必須將李三姑做到，但是終還懼怕萬一李三姑到了南京，向洪宣嬌一申訴，自己如果假公濟私，難免要落個處分，所以未便造次，連聲不敢，一面打從人手中取過一角公事來，遞與李三姑，打開一看，見上面的意思，大略說自己『執務廢弛，擅離汛地，勾串鄉民，妨害行軍，實屬擾亂軍紀，干犯大禁，着即查明懲辦，如有不服調度等情，並飭就地枷號，押解來京』等語，看罷微微一笑，將公文送還張得勝，接着說道：「無然如此，就請張頭領令加上刑具吧。」說完兩手一伸，意思是讓他帶上手铐，張得勝爲她的氣度所懾，又一看李三姑身後，立着一雙使婢，和四名頭目，都是一身武裝，佩刀帶劍，站在傍邊，虎視眈眈，一想自己帶的人雖多，却並無甚了得的好手，久聞這個魔頭的部下，不問頭目使婢，都是嚴加訓練，一個個皆有十分能耐，不要自己不識相，吃個眼前虧，便忙向李三姑笑道：「李頭領不要錯怪，你我都是聽命於人的人，上峯差遣，設法推諉。好在李頭領也不是不服調度的人，何必要提那種東西呢？」那知李三姑此次俯首就逮，實是本身環境所激而然，她自恨仁虎的負心薄倖，所以已生厭世之想，正想毀了自己，成全他們，故此做的十分馴服，爲的使柳花娘的怨毒集於自己一身，也就不至再去難爲崔錢兩家了，此時張得勝吞吞吐吐，實是怕自己翻臉，便益發安慰他道：「我是洪姑姑部下的人，焉能違抗洪姑姑的號令，你不用明慮，只管把铐子拿過來吧。」張得勝見她一再請求，似乎出於真意，也就不再客氣，便說了聲「得罪」，立自隨從的手內取過一副純鋼手铐，向李三姑雙手一套，嘩噠一聲，上面暗鎖，早已落簧，李三姑一見自己雙手被铐，想到自己本不至如此，全是爲了崔仁虎，如今崔仁虎又在那裏呢？想到此處，不由心中一酸，忍不住兩點癡情之淚，就要奪眶而出，猛的把心一橫，滿

口銀牙挫得帶啞。响，一回頭向著四個頭目，兩名使婢喝了一聲「隨我走，」竟昂首大步而出。要問李三姑押解南京，如何發落，柳花娘怎樣陷害李三姑，究竟生死如何，仁虎與真真怎樣營救李三姑，以及飛天神龍師兄弟如何脫險，更有嵩山帶嶧與南海大南洲白了翁等如何結仇比武，另在「豔魔島」中詳敘。

